

世界兒童文學選集

第三種

蜜蜂



原著

譯



泰東圖書

1924.

已收

蜜蜂的讚歌

——贈木天及其新人——

嗡嗡！嗡嗡！

可拉里的蜜蜂；

加上了美麗的冠冕，

翱翔於小人們的王宮。

她巡邏了五花八門，

傾略了秘密的美妙；

她看過些神工鬼斧，

鑄出了造化的奇巧；

——
——



80759681

陸
固

她撫摩着金銀玉帛，
想見了喬治的顏色。

④

④

癡情的魯格王啊！

枉費了你多少的殷勤，

她忘不了舊時的深情。

七年的幽禁期滿了，

夢想的喬治也來了。

④

④

魯格王唱道：

「來，我們的小朋友！

你們站在蜜蜂和喬治的前面，

他們在相倚而相親。

你們應當歌頌那如花美眷！

你們應當歌頌那一對玉人！」

④ ④

於是小人們同聲地唱道：

「萬歲，萬歲，

可拉里的蜜蜂萬歲，

伯蘭的喬治萬歲！

你們千萬莫要忘了，

尊者聖者的魯格王。

萬歲，萬歲，萬萬歲！」

十二年的國慶日草於月浦

蜜蜂

Abaille

Anatole France 著
穆木天 譯

一

從前可拉里公國所據的土地現已被海水淹沒。城市的墟址都已蕩然無存。但人們說，在天朗氣清的時候，可見有大樹的粗株直立水中，幅員有一里地的樣子。岸上的一個地方，現在設置了稅關，^省館名字仍叫裁縫店。這名字很像紀念工頭老張似的；他的勾當我們要在這故事裏講到。海一年一年的往岸上侵，這刁怪名兒的地方不久也要被淹沒了。

如此的變化乃物的天性。山要一年一年的隘下去；海底却要一年一年的長上來，把介殼石蠶直搬到重雲與積冰之域。

什麼也不固定。海陸的形狀不住的變換。唯精神與物質的記憶，能穿過長年的歲月，把過了多少年的事情給我們保存至現在。

給你們講述可拉里，是要把你們領到極古的過去裏頭。我要起頭了：

白蘭伯爵夫人，在金絲髮上，戴上了鑲有真珠的黑小帽：：：

可是，在進行起先，我要請莊嚴的人們不要讀。這不是為他們寫的。這不是為看不起遊戲，總要得教訓的理學先生們寫的。我僅敢把這本書奉獻給喜歡玩的，活活潑潑的，快快活活的人們。滿足於天真爛漫地遊戲的人們，請把我這本書讀到底。若是他們有小的小孩子，我要請他們把我的「蜜蜂」介紹給他們的小孩子。我很願意這故事能使男孩兒女孩兒們喜歡；可是，老實說，我不敢這樣希望。這件故事對於他們或過於孩氣，僅對於從前的孩子們是好的。



我有一個可愛的九歲的小鄰居，一天我參觀過她的專用圖書館。我看見許多關於顯微鏡與植蟲的書，並有許多科學的小說。我打開了一本小說，我注目在這幾行上：『烏賊，原名西皮亞，歐非西那立斯，係頭足類軟體動物，體具海綿質器官，環以硝石曹達質之緯帶。』我的可愛的小鄰居很覺這本小說有趣。若她不願意羞死我，我請她永遠不要讀我這『蜜蜂』的故事。

二

金絲髮上戴上了鑲有真珠的小黑帽，腰間束上守節的帶子，白蘭伯爵夫人走入禮拜堂裏。在那里她天天給她亡夫——被愛爾蘭一個巨人對仗殺死的亡夫的靈魂祈禱。

那一天，她在跪禮上發見了一朵白薔薇：看見的時候，她顏色得蒼白；她的眼睛朦朧了；她把頭仰過去，扭着手腕。因為她知

道凡白蘭伯爵夫人要死的時候，才會在跪台上看見白薔薇花。

知道她要離開這世界——她會做過不幾天的新娘，母親，寡婦的世界——的時辰到了，她就走進侍女們看守着她小兒子喬治睡覺的屋裏。他已經三歲了；長眼毛在他頰上蔭出很嬌麗的陰影，他的口是一朵花似的。看見他這麼小，這麼好看，她不禁就哭叫起來。

『我的小兒子』，她用一種嗚咽的聲音對他說，『我所親愛的小兒子，你將不能認識我，我的像要永從你那水淋淋的眼裏消滅。但我爲得真做你的母親，我用我自己的奶喂你，爲得你的愛，我拒絕了多少騎士的求婚。』

說着，她吻了一個小寶石盒，——在盒裏裝着她的像片，同她的一縷頭髮，——她給她兒子戴在頸上。母親的淚同時落在孩子的頰上，孩子在搖籃裏動着，用小手掌揉着眼皮。但伯爵夫人轉過頭

去，從屋子裏走出。要消滅的兩個眼睛，怎能擔住元氣將盛可尊滿的兩個眼裏的閃光呢？

她吩咐人備了馬，隨同着家將寬心，她走到可拉里城。

可拉里公爵夫人抱住白蘭伯爵夫人：

「美人，什麼好運兒把你送到這裏呀？」

「送我來的運兒不是好的；聽我說，朋友。我們差不多同時結婚，我們也因同樣的不幸而守寡。在這騎士的時代，好人先死；僅僅和尙們活長壽。你做母親的時候，我已經作了兩年了。你的小姑娘蜜蜂像白天似的好看，而我的喬治也是不壞的。我愛你，你也愛我。我告訴你罷，我在我跪台的墊子上發見了一朵白薔薇花。我要死啦；我把我的兒子交給你。」

白薔薇所報給白蘭的貴婦人的信息，公爵夫人是很知道的。她

哭了，在哭泣的「中間」，她允許把蜜蜂同喬治當兄妹養大，同樣的看待着。

把着臂，兩婦人走到小蜜蜂睡覺的搖籃跟前。在天青色的輕紗帷帳底下，蜜蜂閉着眼在搖小手。她一伸手的時候，可見有五條蔷薇色的小光線從每個袖筒兒出來。

「他要保護她」，喬治的母親說。

「而她要愛他」，蜜蜂的母親回答。

「她要愛他」，一種清朗的小音聲重念着說。公爵夫人知道這是多年來住在窠石底下的一個精靈的聲音。

回了莊園，白蘭夫人把首飾都分給衆使女；渾身塗上香膏，穿上最好看的衣裳，使大審日將復活的肉身榮耀之後，她就躺在床上，長眠不起了。

一般的人或者善逾於美，或者是美逾於善，可拉里公爵夫人則不然，她是既美且善。她是那麼的美，所以只要一看到她的像片，王子們就要向她求婚。但對於所有的請求她都回答說：

「我只要有一個男人，因為我只有一個靈魂。」

可是，五年之喪滿後，她脫除了長面帷同黑衣，為得讓周圍的人們不失愉快，在她跟前人們得自由歡笑。她公國領內含有很大片的田地，布滿着野薔薇的荒涼原野，漁人捕魚——其中有些還是神魚——的湖水，在小人們所住的土上在可怕的荒涼裏聳着的高山。

她聘請一位從君堡逃出的老僧治理可拉里。他看熟了人間的亂暴不忠，他很不大相信人間的智慧。他伴着書鳥閉居於一塔中，從那裏，他應用着幾個少數的公理諮議國政。他的條規是：「已廢之

律不許再用；從民意願，免得革命，但務要慢慢許可，因為一個改革纔行，民衆又要求第二個，許可太早也要糟，堅持過久也不好。」

公爵夫人一點不懂得政治，任他隨意去治理。她是慈善的，因為不能顧及所有的人，她對於不幸犯罪的人們很抱憐憫。她用各種方法幫助苦難的人們，問病，慰寡，恤孤。

用一種很可愛的智慧她把她女孩兒養大。她只教女孩子以行善為樂，她對她的歡樂是一點都不阻礙的。

這位秀逸的婦人護守着可憐白蘭的伯爵夫人的約。她像親母似的侍扶喬治，待他跟待蜜蜂一點兒都不錯。他們一塊兒長大，從小喬治就喜歡蜜蜂。他們還很小的時候，一天，他走到她跟前向她說：

「你願意跟我玩麼？」

「我很願意」，蜜蜂說。

「我們拿土做丸兒玩啊」，喬治說。

他們就做起來了。但是蜜蜂沒作好，喬治用小鏟在她指頭上打了一下。蜜蜂發出可怕的哭聲來，家將寬心正值在園里散步，就向他年青的主人說：

「先生，打姑娘們不是白蘭伯爵幹的勾當。」

喬治起初很想把鏟兒拋在家將的身上。可是，這種冒險帶着十二分的困難，所以他就取了個容易舉動：向着大樹，痛哭起來。

在這個時候，蜜蜂也用拳頭揷着眼睛，用力讓眼淚流箇不住；在失意之中，她把鼻子揉在旁邊的樹幹上。當黑夜來包起了地面，蜜蜂同喬治還在哭着，各在各的樹前。可拉里公爵夫人就不得不一手拉着她女兒，一手扯着喬治，把他們引回堡裏。他們紅着眼，紅

着鼻子，頰上放着亮；他們微微的嘆氣，緊緊的喘。他們香甜甜的吃了飯；吃過，人們把他們送到床裏。但吹滅了燈的時候，他們像幻影兒似的從床裏起身，穿着寢衣大聲笑着相擁抱起來。

可拉里的蜜蜂同白蘭的喬治的愛是如是的發生了。

四

喬治與蜜蜂一同在堡裏長大，他每親熱地稱她妹妹，雖然他知道她不是。

他有劍術，馬術，游泳術，運動術，舞術，馴鷹術，球術，以及差不多各種技術的教師。他也有書法的教師。那是一位老先生，外樣不好，而心裏很驕傲。他教給他各種書法，最不好認的說是最好看的。喬治對於老先生所教的功課深不喜歡，亦未得着什麼益處，跟用鬼子話教文法的和尚的功課一樣。喬治不曉得爲什麼人要

要勁學自然會說的話，學自己本國言語。

他僅僅喜歡家將寬心——跑遍過世界，見過人類獸類的各種風俗動作，能描出各國的樣子，作些不知怎樣寫的歌兒的家將寬心。寬心一個人僅喬治的，那些教師之中，教給他多少東西，因為僅僅他真喜歡他，沒有比用愛教的還好的課程。但那極端互相怨恨的兩個戴眼鏡的——書法教師與文法教師，却聯合起來，一同怒恨老家將，罵他是醉鬼。

寬心確是常去叫做錫壺的酒店裏。在那裏他忘了憂慮，作歌。他確是錯了。

荷馬作出比寬心還好的詩，而荷馬僅僅渴泉水。至於憂慮，誰都是有的，能使之忘掉的，不是嗑的酒，是施給別人的善行。但寬心是當了一輩兵的老人，又忠實，又有功，書法文法的兩位教師當

隱其短處，不應作誇大的報告在公爵夫人的面前。

「寬心是一個醉鬼，」書法教師說，「當他從錫壺酒店回來的時候，他在路上走着畫大S。那是他所能寫的一個字；因為醉鬼是驢子，公爵夫人。」

文法的教師接着說：

「寬心一邊拐着一邊唱不按規矩不合形式的歌。他不懂得隱喻法，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生來不喜歡卑鄙的長舌的人。她如我們所願做的做了，就是起頭她未聽他們；但他們不住地作他們的報告，最后她聽信了，決定把寬心送遠。然為給他一個有名譽的放逐，她派他到羅馬求教皇的祝福。使寬心的行路加長的原因，是有許多樂者出沒的酒館散着在可拉里公園與聖城之間。

我們接着往下看，可以看出公爵夫人不久就後悔不該把孩子們的最可靠的保護者趕走。

五

復活節後第一個禮拜日早晨，公爵夫人騎着栗色馬出了城堡，白蘭的喬治騎着腦門頂着白星的黑馬在她左邊，蜜蜂執着玫瑰轡頭馭着淡黃的馬在她右邊。他們是上隱士的草菴去聽彌撒。軍人擎着槍護送他們，民衆塞在道上誦揚他們。實在，他們三個人都是很美的。在飾着銀花的面帷裏，飄飄搖搖的斗篷裏，公爵夫人顯出慈愛尊嚴的樣子；她髻上飾着的真珠吐放着十分溫和的光澤，與這位美人的身心很相稱合。在她旁邊，頭髮波動着，兩眼活潑潑的，喬治是非常美麗。在她那一邊，蜜蜂騎着馬走着，臉上露出溫柔純潔的顏色，看着異常可愛；她的棕色髮用鑲着三個金花的花圈圍着，像

青春與美的光明的斗篷似的散在肩上，沒有比這更可看的了。好人們看見她說：『看那花似的女公子呀！』

裁縫師老張胳膊抱着小孫子璧兒指蜜蜂給他看，璧兒問到底她是活的，還是用蠟作的。他不想這麼白這麼纖麗的人與他自己同類，璧兒他是露着大而且粗的風燒臉，他的焦黑的小衣是在背上結着。

公爵夫人謙虛虛的受了歡迎的時候，兩個孩子顯出驕傲滿足的樣子，喬治臉上紅着，蜜蜂微笑着。所以公爵夫人對他們說：

『這些好人們是用真心致敬我們。喬治，你怎麼想？蜜蜂，你怎麼想呢？』

『他們作得很好，』蜜蜂答道。

『這是他們的義務，』喬治接着說。

『怎麼說是他們的義務呢？』公爵夫人問了。

看着他們不能回答，她接着說道：

「我告訴你們吧。三百多年以來，可拉里公爵輩輩執戈保護貧民，由他們的力量他們纔得收穫所耕種的田地。三百多年以來，可拉里公爵夫人各各爲窮人紡毛線，問候病人，把新生的小孩們抱到洗禮泉上。這是他們致敬我們的原因，我的孩子們。」

喬治想：「勞働者是應當保護的。」蜜蜂想：「禮當爲窮人紡毛線。」

一邊說着，一邊想着，他們走進雜花星綴的草原裏。一片青山在天邊上參差的列着。喬治伸手向東方指着，問道：

「那兒我看見的不是一個大鋼楯麼？」

「那兒寧是個月兒大的銀紐子，」蜜蜂說。

「那不是鋼楯，也不是銀紐子，」公爵夫人答道，「那是一個

湖在日光底下照耀着。水面上，從遠看着像鏡子似的，是有無數的波浪激動着。湖邊上，看着像從金屬切出來的皎潔，其實是蓋着些蘆葦菖蒲。蘆葦搖着輕輕的絨毛，菖蒲開着花像刀劍叢中的人眼。每天早晨，白色的水氣掩着湖面，在午時的陽光裏，湖面却像楯似的光耀着。可是別上那兒跟前去，因為那兒住着湖神，會把過路人的拉到他們的水晶宮裏。」

在這個時候，他們聽見隱士草菴的鐘聲。

「下馬，」公爵夫人說，「步行到堂裏去。東方的博士到馬槽前的時候，也沒騎象，也沒騎駱駝。」

他們聽了隱士的彌撒。一位身穿爛縷瘡惡的老婦跪在公爵夫人旁邊。當他們出教堂的時候，公爵夫人呈聖水給老婦人，說：

「老媽媽，請。」

喬治覺得驚訝。

「你不知道，」公爵夫人說，「你得在窮人裏頭尊敬耶穌所喜悅的人們麼？同她一樣的討飯吃的婦人，曾把你跟黑石的好公爵抱到洗禮泉上；你妹妹蜜蜂也是有一個窮人作教父的。」

老婦人已看出了小孩子的心情，俯身向着他冷笑，說道：

「美好的王子，我願你征服我所丟失的那麼多的王國。我從前是真珠島同黃金山的女王，我每天棹面上有十四種魚，一個小黑奴給我捧衣裾。」

「因什麼不幸你丟失了所有的許多島與山呢？好老太太，」公爵夫人問道。

「我得罪了小人們，他們把我搬到了離我國土很遠的地方。」
「小人們還有很多的能爲麼？」喬治問道。

「住在地底下，」老婦人答這，「他們知道石頭的巧用，會鍛鍊金屬，發現泉源。」

公爵夫人：

「老媽媽，你怎樣把他們得罪的呢！」

老婦人：

「十二月的一天晚上，一個小人來到我那兒，請我允許在城堡裏的廚房裏準備新年晚宴。我的廚房比宗教會議堂還大得多，裏頭放着些湯鍋，手鍋，小土鍋，釜，湯罐，爐皂，鐵炙，大海碗，肉湯碗，燒肉鍋，炸魚鍋，耳鍋，饅頭模子，銅瓶，金銀盃，帶花的木盃，就是不算用鐵精打的轉帶機，掛在爐鈞上的大黑壺。他跟我說什麼也不會丟了，也不會壞了。但我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嘴裏唧噥些威嚇的話去了。第三天的晚上，就是聖誕節的那晚，那小人又

來到我睡着的房裏；他還帶着許多別的小人們，他們把我從牀中掠出，就着寢衣把我搬到一個生地方。離去我的時候，他們跟我說：

「這是賞給財主人們的罰呀，他們不願把自己一部分的財寶賜給鍊金湧泉的勤勞的溫和的小人們。」

沒牙的老婦人如是說了一遍。公爵夫人用錢用話安慰了她，即引兩個孩子就了歸城的道。

六

過了不久，蜜蜂與喬治，趁着人們沒看見，上了起在堡中的城櫓。到了望台上，他們大喊高叫，鼓着兩手。

他們視力注在岡陵的上邊，棕色綠色的田疇把岡上切成小小的區劃。山林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青青的列着。

「小妹妹，」喬治喊道，「小妹妹，看大地呀！」

「真大呀，」蜜蜂說。

「我的先生們告訴我說地是大的，」喬治說，「但是我們的保姆塞特律德說，耳聞不如眼見。」

他們在望台上走了幾轉。

「看怪東西呀，小哥哥，」蜜蜂喊道，「城在地的中央呀，我們在城中央的城檣上，那麼我們在世界正中央啦。哈！哈！哈！哈！」

不錯，地平線是在孩子們的周圍做了個圓圈，城檣是那圓的中心的。

「我們是在世界的正中央呀，哈！哈！哈！」喬治重續道。

二人遂夢想起來。

「世界這麼大是何等的不好呀！」蜜蜂說：「人們可以在裏頭丟了，人們可以在裏頭同朋友離開。」

喬治架了架肩膀：

『世界這麼大是多們好呀！人們可以在最頭冒險。蜜蜂，我長大的時候，我要征服在她盡頭的所有的山。那兒是月兒出來的地方；我要順路把牠取來給你，蜜蜂。』

『是那樣啊！』蜜蜂說；『你要把牠給我，我要把牠擱在頭髮絲裏。』

他們隨着用心找熟習的地方，像在地圖裏找什麼似的。

『我是很認識啊，』蜜蜂說（其實她什麼也不認識，）『但散在土岡上的小方石塊我可說不出是什麼東西。』

『是房子罷！』喬治回答她，『那是房子。小妹妹，你不認得可拉里公國的京城麼？那可是個大城啊：她有三條大道，一條是可以通行馬車的。上禮拜我們就是從那兒走去隱士草廬。你不記得了

麼？」

「這曲曲灣灣的小水溝呢？」

「那是河。看，那兒，那是老石頭橋。」

「我們在底下箝蝦的那個橋麼？」

「就是牠，在牠一個凹兜里還有個「無頭女人」的雕像。但在

這兒看不見，因為她是很小的。」

「我不記得啦。為什麼她沒頭呢！」

「怕是她把頭丟了。」

沒說對這說明是否滿意，蜜蜂只瞅着天邊。

「小哥哥，小哥哥，你看見在青山旁邊的發亮的東西麼？是湖

啊！」

「是湖啊！」

他們因想起公爵夫人曾說給他們聽過的，在那危險而好看的水裏有汪丁（Ordines 湖神）的水晶宮。

「上那兒去啊！」蜜蜂說。

這種決心震動了喬治。他張開了大嘴，喊道：

「公爵夫人不讓我們自己出去，我們怎能去天邊上的湖呢？」
「我們怎去，我不知道。可是你得知道。你是個男人，你還有一個文法先生。」

喬治被激刺了一下。他回答說男人，就是頂好的男人，可以不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道路。蜜蜂稍做出輕蔑的樣子，弄得他面紅過了耳。她用枯乾的聲音說：

「我，我沒應許人征服青山，摘取月亮。我不知道上湖去的道路，但是我，我很可找得着。」

「哈！哈！哈！」喬治用力笑着喊道。

「你笑得像鞭子似的，先生。」

「蜜蜂，價子也不笑也不哭。」

「若是他們笑，他們要像你笑似的。我要自己上湖去。我找着湖神住着的好看的湖水的時候，你要一個人留在堡子裏，像小了頭似的。我要把我的機械我的偶人兒留給你：你得好好看着他們。」

喬治很有些自負心。蜜蜂說得他十分害羞。他低下頭，陰沉沉的，用洪濁的聲音喊道。

「好！我們上湖裏去吧！」

七

次日午飯後，公爵夫人回到自己房裏去了的時候，喬治拉起蜜蜂的手。

他說：『走啊！』

『那兒去！』

『嘿！』

他們下了樓梯，穿過庭院。當他們出了門的時候，蜜蜂又問上那裏去。

『上湖去！』喬治果敢的答道。

蜜蜂姑娘張開大嘴，沈默起來。沒經人許可，穿着綢鞋，要走這麼遠！因為她是穿着綢鞋的。那合理麼？

『一定得去，不用管合理否的。』

這便是喬治給蜜蜂的尊嚴的回答。她會羞嘲過他，但現在她覺驚慌了。這回他要羞嘲她啦，他要讓她看守偶人啦。姑娘們總慫恿人冒險，但遇險就要逃的。壞東西！她要留在後邊！他一個人去。

她拉他的胳膊；他推開她。她掠抱着她哥哥的脖。

『小哥哥，』她哭着說，『我跟你去。』

他被如此誠熱的懺悔感動了。

『走罷，』他說，『但不要從街裏走，因為人們會看見我們。

最好順着堡壘走，由茅道奔大路。』

他們手拉手走去。喬治說出他心裏的計劃。

『我們順着上隱士草廬那條道走，』他說；『我們一定能像那回似的看得見湖水，看見時我們可從田裏穿過，順着蜜蜂線直奔那裏。』

『順着蜜蜂線』是鄉下人表示直線的詩的說法；但他們互相笑起來，因為在談話中很妙的說出了小姑娘的名字。

蜜蜂在濠溝邊上採些花：那是葵花，白毛蕊花，萃菊花，菊花

，她拿着做了個花束：花兒在她的小手裏顯然的凋謝起來，當蜜蜂過石橋時候，更顯出可憐的樣子。因為她不知花束好作什麼，她有意把牠扔在水裏蘇養着，但她很願意送給那「沒頭的女人。」

她叫喬治把她抱得高些，她把一把野花放在老石像的合掌裏頭。

當她走遠了，她回頭看見一匹鴿子落在石像肩上。

他們走了很多的時候，蜜蜂說：

「我渴了。」

「我也渴了，」喬治說，「可是河在我們後邊很遠的，我沒看見河流，也沒看見泉水。」

「太陽這麼熱，他一定都給嗑完了。我們怎麼辦呀？」他們這麼說着，這麼悲嘆的時候，他們看見來了一個農婦，担

了一籠水菓。

「櫻桃！櫻桃！」喬治喊道，「我沒有錢買，多嗎可憐呀！」

「我有錢，我有，」蜜蜂說。

她從口袋裏拉出一個錢夾，裏頭盛着五塊金子。她向農婦說：

「好老太太，你能盡我衣裳的量給我些櫻桃麼？」

說着她用兩手扯起裙邊。農婦向裏頭丟兩三把櫻桃。蜜蜂一個
手提着兜起的裙子，一個手拿給農婦一塊金子說：

「這夠了麼？」

農婦知道是塊金子，能夠值籠子裏所有的櫻桃，同給櫻桃的樹，
以及長樹的園子。但她很狡猾的答道：

「我不多要啦，行啦，小公主。」

「那麼，」蜜蜂又道，「把我哥哥帽子拿那些櫻桃給裝滿，你

「這可有一塊金子。」

那麼的作了。農婦接着走去，一邊走一邊想在那一隻毛襪子裏，在那一個草墊子裏應當藏這兩塊金子。兩個孩子亦接着走他們的路，一邊走一邊吃着櫻桃，把核兒往左右兩邊扔着。喬治找尾把上兩兩相連的櫻桃爲他妹妹作鉗子。成對的鮮紅色的美果在蜜蜂的頰上搖擺着，他瞅着笑了。

一個小石頭把他們快活的行程攔阻了。一個小石跑在蜜蜂的鞋裏，使她跛行起來。在她一跳一跳的時候，金絲髮在她頰上飄蕩着。她跛行着走到小土崗上坐下。她哥哥跪着給她脫下鞋來；他把牠抖了一抖，一塊小白石頭從裏頭跳出。

她看了看腳，說道：

「小哥哥，我們再上湖的時候，我們穿靴子啊。」

在晴空裏太陽已經斜下去了；一陣微風吹在少年旅行家們的頰上，他們覺得清涼，恢復了元氣，勇敢敢的趕他們的道。爲的走路省勁，他們手拉着手唱着歌，他們笑嘻嘻的蹣着動在前邊的手拉手的兩個小影子。他們唱：

美蓮騎着驢，

走到磨房去，

到裏去搗米。

美蓮小姑娘，

騎在驢身上，

走去上磨房……

但蜜蜂站住了；她喊着說：

「我的鞋兒丟了，我的緞鞋兒丟了！」

果如她所說的。進行中她的絲鞋帶開了，小鞋兒費塵埃埃的丟在路上了。

她往後揪着，她看見可拉里城堡中的圓塔在遠遠的霧中消滅了。她心裏覺得震痛，淚來在她的眼裏。

「狼要吃我們啦，」她說，「我們的娘要再也見不着我們啦，她要憂愁死啦。」

喬治給她找回鞋，向她說：

「等堡裏晚餐時打鐘的時候，我們回可拉里。往前走！」

磨官見她來，

急急與她語：

「請你拴上驢，

美蓮小姑娘，

請你拴上驢，

拴驢在那裏。」

「湖呀！蜜蜂！看：湖呀！湖呀！湖呀！」

「是，喬治！湖呀！」

喬治「忽拉！」「忽拉！」的喊叫起來，把帽子向空中擲着。

蜜蜂倒很謹慎，不照樣高拋起她的頭帷；但她脫下已不大跟脚的鞋，向頭上拋着表示高興。湖就在那兒，位於谷的深處，谷從四面作圓周形傾斜下去，爲銀色的波作成了有葉有花的大碗。湖就在那兒，又靜，又清，在湖邊上雜亂的青草上仍現出一種微微的顫動。但兩個孩子在叢林裏找不出通美麗的湖水的道路。

他們正在找的時候，他們的腿被些個鵝箝了，在鵝後邊跟着一位小姑娘，穿着草皮，手里拿着棍杖。喬治問她叫什麼名字。

「吉兒。」

「哎！吉兒，你怎樣上湖裏去？」

「我不上那裏去。」

「爲什麼？」

「爲的是……」

「但假使要去呢？」

「若是要去，也要有條道，就從那條道走！」

他沒有話回答看鵝的姑娘。

「走，」喬治說，「我們一定能在林子里找着條茅道。」

「我們到那兒採榛子啊，」蜜蜂說，「我們吃榛子啊，我餓啦。」

我們再來湖的時候啊，我們得帶一大口袋好吃的東西呀。」

喬治：

「我們就照你說的辦，小妹妹。我現在很贊成家將寬心，他上羅馬的時候，帶着一個火腿充飢，帶着一個大肚瓶子濟渴。可是快點走啊，雖然我不知道時辰，可好像不早了。」

「放羊的姑娘們一看太陽就知道是什麼時辰，」蜜蜂說；「但我不是放羊的姑娘。我們來的時候日頭在我們腦頂上，現在好像在那兒似的，在可拉里城市那邊似的。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每天這樣，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正相看日影的時候，右路上起了一陣塵煙，他們望見跑來一羣騎馬的，擎着閃閃放光的武器。小孩子們覺得很害怕，因藏在樹叢裏頭。據他們想，不是胡子，就是吃人鬼。其實，是可拉里的衛隊，公爵夫人派來找這兩位冒險家的。

兩位冒險家在樹叢裏看見一條小茅道。那不是愛人們走的路，

因爲在裏頭不能手拉着手並排走，像未婚夫婦似的。在裏頭也找不着人的脚印。僅僅可見有裂蹄兒踩的無數的小坑。

「這是小鬼的脚印呀，」蜜蜂說。

「也許是牡鹿的，」喬治說。

到底是什麼脚印還未有清楚。但那條小路作慢慢的坡兒，直通湖水，是不容疑的。在萎靡沈冷的美景中間，湖水顯露給兩個孩子。湖畔楊柳垂嫩葉在擁抱着。蘆葦在水面上搖着輕輕的劍與纖纖的毛；牠們作成許多顫微微的小島，在島之周圍睡蓮布着心形的大葉，開着純白色的花。有些個蜻蜓，露着青玉色或綠玉色的胸腹，張着火炎似的翅膀，在這些花島上直衝急轉的飛來飛去。

在流布着樅叢與長絳蒲的濕沙里，兩個孩子快活活的浸潤了發燒的脚。鳶尾從低低的幹上射給他們花香；在他們周圍，車前展開

齒葉於酣睡的湖水的沿上，湖水裏星綴着柳葉菜的紫花。

八

蜜蜂在兩叢楊柳夾着的砂上往前走。小小的土地神在她前邊向水裏跳着，把水面打成些時隱時現的圈圈。這位神是一個白肚昂的青蛙。萬籟俱寂：徐徐的微風在湖上渡着，各箇的水波都帶着優美的笑皺。

「湖真好看呀！」蜜蜂說；「可是我的腳在我的小破寢鞋裏出血了，我並且覺得很餓。我很願意是在堡子裏頭呀。」

「小妹妹」，喬治說，「坐在草上。我把你的腳用葉兒纏上涼着，然後我給你找晚飯去。在那兒離大路不遠的地方，我看見莓樹上結着黑壓壓的莓子。我拿帽子給你帶些頂好頂甜的來。把你小手巾給我，我拿着包草莓，在那兒茅道旁樹蔭底下有的是草莓秧子。」

我用口袋兒再爲你帶一些榛子來。」

在湖邊楊柳底下，他用青草給蜜蜂鋪了個床；鋪好他就走了。

蜜蜂抱着手臥在青草床上，仰觀閃耀在灰色天空裏的星斗；她的兩眼漸漸的半閉了；但她好像看見一個小人在空中騎着烏鴉。這不是幻覺。勒住黑烏咬着的勒網，小人在小姑娘上邊止住，把兩眼緊釘在她身上。隨後他把拍籠緊緊的蹬了一下，一飛去了。她模模糊糊的見了這些東西，呼呼的睡了。

喬治帶着所採的東西回來放在她旁邊的時候，她還在睡着。他下到湖邊等她醒來。湖水在纖麗的葉蓋底下睡着。在水面上軟騰騰的布着一層輕輕的霧。忽然間月兒從樹枝中間露出來；水波立刻被閃閃的輝光掩住。

喬治很看出了耀在水面上的光非盡係月色的亂反射，因爲他注

意到了跳舞似的，旋轉蕩搖前進的，青色的火焰上。轉眼間，他看出火焰在白色的前額上——婦人們的前額上顫動着。冠着海藻海扇的美好的頭，披散着綠髮的肩，真珠閃閃照耀着的胸，滑在胸上的帷紗，不多一會，從水里起來。孩子知是汪了，想着要跑。但冰冷的灰白的胳膊已經拉住了他，不管他掙喊，從水中把他直帶到水晶的與雲斑石的宮裏。

九

月兒昇到湖上，從水中僅反射出他的碎而來。蜜蜂還在睡着。曾注意過她的那位小人又騎着烏鴉來了。這回，他還跟着一羣小人和小孩的身軀。從他們的皮圍裙同他們腰帶上掛着的錘子上，可認出他們是鍛鍊金屬的工人。他們的走路很妙；高高的跳躍，奇怪的

翻筋斗，他們顯出異常的敏捷；在這些地方，他們很像精靈，不太像人了。但在他們亂翻筋斗的時候，他們是絲毫不動聲色，所以不能查出他們的真性情來。

他們圍着睡者排成個圓圈。

「哎！」最小的小人在烏背上說，「我說湖邊睡着這位嬌麗的公主，是誰你們麼？我把她指給你們你們不感謝我麼？」

「我們謝謝你，白蒲，」一個作老詩人樣子的小人說，「實在說，世界上再沒有東西可比這個嬌麗的小姑娘。她的皮色比起在山上的曙光還要粉紅，我們鍛鍊的黃金還沒有她的頭髮光亮。」

「實在的，碧珂，碧珂，沒有再實在的！」小人們答道，「但這個嬌麗的小姑娘如何處置呢？」

像老詩人似的碧珂沒有回答小人們的問題，因為他亦像別位似

的不知怎樣處置這位嬌麗的小姑娘。

一個小人，名叫綠葛的，向他們說：

「做個大籠子，我們把他裝起來。」

又一個小人，名叫地葛，反對綠葛的意見。地葛主張籠子是僅限於裝野獸的，沒有東西能證明那嬌麗的小姑娘是個野獸。

但綠葛堅持己見，因為無別的可以代替。他用機敏擁護着：

「就是這個小姑娘，」他說，「不是野的，裝在籠子裏自然會變成的，籠子也將變為有用，並且是省不了的。」

這種議論很使小人們不喜歡。一個小人，名叫大德，憤憤的反對。他是最有德行的一位小人。他主張把那好看的女孩子送還她父母。他想她父母定是有權勢的貴族。

有德的大德的意見被反對了，因為不合小人們的慣習。

「宜順從的是公理，」大德說，「不是習慣。」

人們未聽他；羣衆中亂七八糟的混雜了一陣。一個小人，名字叫泡霧，有單純而正直的精神，用這幾句話表出了自己的意見：

「應該先把這小姑娘呼醒，因為她自己是不能醒的；若是她這樣的睡了一夜，明天她的眼泡兒就要腫了，她的美就要減了，因為在湖邊上林中睡覺是不講衛生的。」

這種意見得一般贊成，因為與誰的也不反對。

像一位被苦難壓倒的老詩人似的碧珂，走到小姑娘跟前，裝重的瞅着她，心裏想一看即能把睡者從鼾眠中喚起。但碧珂過信了兩眼的力量，蜜蜂還仍在抱手睡着。

有德的大德看出這種情景，輕輕的拉起她的袖子。於是她半啓了兩眼，曲肱而起。當她看出自己睡在青草床上，周圍環繞着小人

們，她相信她所見的是夜裏作的夢。她把眼揉一揉睜開，想除去幻覺，讓來到自己寢室的早晨的清光得以射進；她相信是住在家裏。因為她的心神為睡眠所麻醉，不能想起來湖裏冒險的勾當。但她著實的揉了揉眼以後，小人們還是不走；所以她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真的了。於是，很不安的四圍瞅了一陣，她看見了樹林，喚起了回想。她異常驚恐的喊道：

『喬治，我的哥哥喬治！』

小人們緊緊的圍住了她；她用手蒙住了臉，怕看他們。

『喬治！喬治！我的哥哥喬治那兒去啦？』她嗚咽咽的喊道。

小人們沒有告訴她，因為他們是不知道的。她呼喚着母兄，傷心的流涕。

泡霧很想像她似的哭起來；但是，覺得安慰她要緊，他對她說

出幾句籠統的話來。

「請不要難過，」他對她說；「這麼嬌麗的小姑娘把眼哭壞了是多麼不好。請告訴我們你的歷史，那一定不會是沒有趣兒的。我們很喜歡聽啊。」

她沒有聽他。她站起來，想要逃走。但她那兩雙腫着的赤脚使她覺出異常的疼痛，所以她就跪下越發利害的哭起來了。大德用胳膊扶起她，泡霧輕輕的親她的手。因此她才敢看他們，她看出他們現着惻隱的樣子。她覺得碧珂是有靈感而天真的一位。看出所有的小人們都向她表示敬意，她就跟他們說：

「小人們，你們長着這般醜真是可憐呀；可是我仍然要愛你們，若是你們給我些吃，因為我餓了。」

「白蒲，」所有的小人們一齊喊道；「去找些晚飯來。」

白蒲遂騎着烏鴉走了。但小人們還覺得不平，因為這小姑娘覺得他們不好看。綠葛是非常的生氣。碧珂心裏說：『她不過是一個孩子，她沒看出我眼裏閃爍着強烈的優美的神火。』泡霧想道：『把這位覺得我們醜的小姑娘不招喚醒了倒好啦。』可是大德微笑着說：

『姑娘，你十分愛我們的時候，你就該覺得我們不大醜啦。』說這話的時候，白蒲騎着烏鴉回來了。他用金盤子盛來一個燒鷓鴣，一塊頂好的麵包，一瓶勃都的葡萄酒。他翻着無數的筋斗把晚餐放在蜜蜂的腳下。

蜜蜂吃着飯，說道：

『小人們，你們的晚飯是很好吃的。我的名兒叫蜜蜂；讓去找我哥哥去，讓我回可拉里，媽媽在那兒着急等着我們呢。』

地葛是一位好小人，告訴蜜蜂說她不能走路：說她哥哥是很」的，定會找她來；說在這野獸全刈除了的地方他不會有什麼危險。他又接着說：

「我們做一把肩輿，我們用樹葉同青草把牠鋪上，我們讓你睡在裏頭，就你睡着我們把你抬到山上，我們把你送到小人們的王跟前，因為這是我們人們的規矩。」

所有的小人們都鼓起掌來。蜜蜂瞅着自己的傷脚，沈默着。她聽說那裏沒有野獸，非常放心。其餘，她一任小人們了。

他們着手造起了肩輿。帶斧子的小人們丁丁的砍着兩棵小松樹的根。

如此的舉動讓綠葛心中想起了自己的意見。

「若是，不造肩輿，」他說，「我們作一個籠子呢？」

但他惹起了全體的反對。大德輕蔑蔑的瞅着他喊道：

「綠葛你到很像一個人，你不像小人。然而至壞的又是最野的，這至少是我們族類的名譽。」

這時候，工作進行了。小人跳在空中，砍下樹枝，巧妙的編成一把格兒椅子。用樹葉同青草蓋好，他們讓蜜蜂坐在上邊；他們隨着一同操起了槓子，抬置肩上，向山裏走去。

一〇

他們順着蜿蜒的小路上，上了叢樹的山坡。在灰綠色矮澀的中間，有些地方散立着乾枯而蝕腐的花崗石大塊。茶褐色的山同蒼蒼的山溝從四圍將粗澀的景色圍住。

白蒲駕羽騎引行衆進了布滿荊棘的山峽。蜜蜂肩上披散着金髮，像曙光昇在山巔上一樣，若是曙光有時真的害怕，叫着媽，想

跑；因為她看見在每個石凹的埋伏所裏，小人們都很可怕的武裝着在的時候，她十分的着慌，作成那三種樣子。

他們拉着弓，平平的擊着長矛，直立着不動。他們穿着的獸皮衣，他們繫在帶上的長刀，顯得他們異常的可怕。他們獵得的鳥獸都擺在他們的旁邊。但僅僅在他們臉上着眼，這些獵人沒有什麼可怕的样子；他們反而顯出很溫和很莊重，像林中的小人們似的；他們是深似林中的小人們。

一位很有威嚴的小人站在他們的中間。他耳上飾着鷄翎，頭上戴着飾很多寶石的冠冕。從他那飄在肩上的斗篷裏，露出戴金錫子的大粗胳膊。銀彫的象牙喇叭懸在他的腰帶上。他把左手倚着長矛，作出很有精力的樣子休息着。他把右手遮在眼的上邊，看着當面的蜜蜂和陽光。

「魯格王，」林中的小人們對他說，「我們給你帶來一個好看的小女孩兒，是我們檢得來的：她的名兒叫做蜜蜂。」

「好，」魯格王說，「她得跟我們同住，因為是小人們的規矩。」

隨着，走到蜜蜂的跟前：

「蜜蜂，」他說，「歡迎。」

他用溫和的調子同她講話，因為他已經覺出跟她有了交情。他蹣着脚尖站着，親她垂下的手。他告訴她不但他不傷害她，並且他還要滿足她的慾望，就是她想要頸飾，鏡子，卡石米兒的羊毛，中國的絲。

「我很想要一雙鞋，」蜜蜂答道。

說話的時候，魯格王用長矛捶打懸在石壁上的青銅鑼，立刻，

人們看見一點東西從洞裏像球似的跳出來。那東西一點一點的長大，最後現出一位小人的面孔來。一看他的面貌，可令人想起名將百。里賽的畫像來，但他的皮圍巾表明他是一個鞋匠。

那到底是鞋匠的頭目。

「土魯，」王對他說，「從我們的庫裏頭找塊最軟的鞣皮，拿出些金的銀的布來，向我的寶藏司要很多很多的最純的真珠來，用那塊鞣皮，那些布，那些真珠給小蜜蜂做一雙鞋。」

土魯聽了這話，躬下身去，很精確的量了蜜蜂的腳。但她說：「小王魯格，你說給我做好鞋，得快快的給我作呀。我有了鞋，我好回到可拉里我媽那兒去。」

「你可以有你的鞋，蜜蜂，」魯格王回答她說，「你穿上鞋可以在山裏散步，但你能回到可拉里去，因為你決不會從這王國裏

走去。在這王國裏你可以鑑識很多的美的秘密，那是世人所決不會夢想到的。小人們比世人們能為大得多，你被他們遇見了真是你的幸福。」

「這是我的不幸呀，」蜜蜂答道。「給我一雙像莊農人穿的那樣的木鞋，讓我回可拉里去。」

但魯格王搖一搖頭，表明那是不可能的。蜜蜂隨即合起掌來，用一種很溫柔的聲音說道：

「小王魯格，讓我走吧，我要很愛你啦。」

「蜜蜂，到了光明的世界上，你就會忘了我啦。」

「小王魯格，我忘不了你，我要像愛追風似的愛你。」

「追風是誰？」

「那是我的栗灰色小馬；牠帶着玫瑰色的網繩，牠從我手裏掙

東西吃。牠小的時候，一天早晨家將寬心把牠引進我的房裏，我抱過牠。可是現在寬心上羅馬了，追風長得大了，上不來樓梯了。」

魯格王莞爾而笑：

「蜜蜂，你愛我過於愛追風麼？」

「我很想是這樣的。」

「好極了。」

「我很想是這樣，可是我不能這樣；我恨你，小王魯格，因為你不讓我再見我媽同喬治。」

「誰是喬治？」

「那就是喬治罷，我愛他。」

魯格王對於蜜蜂的友情頃刻間長得很大。他希望待她長大時同她結婚，藉着她謀世人與小人的親善。爲得這個原因，他很怕久後

喬治作他的對頭，破壞他的計劃。他因而皺起了眉頭，像傷心人似的低頭喪氣的走開了。

蜜蜂看出是自己使他苦悶，輕輕的拉住了他的斗蓬邊兒。

「小王魯格，」她用一種柔和而悲哀的聲音同他說，「爲什麼我們倆兒互相弄得這麼不高興呢？」

「這是境遇不好的關係呀，」魯格王答道，「我不能把你送到你母親那裏，可是我可以讓她在夢裏夢見你，知道你的命運，親愛的蜜蜂，這就可以安慰她。」

「小王魯格，」蜜蜂在哭泣之中微笑道，「你的意見很好，但我要告訴你得怎麼樣辦。每天晚上你要讓我母親在夢裏夢見我，每天晚上你也得讓我在夢裏看見我的母親。」

魯格許可了她。他照她所說的辦下去了。每天晚上，蜜蜂看見

她的母親，每天晚上，公爵夫人也看得見她的女兒。如此的她們的
愛略略的滿足了些。

一一

小人的王國延有地下很深很廣的一大部分。雖僅僅從有些石縫
裏纔看得見天空，地下國裏的空場，街道，宮室絕不昏黑。只有不
幾個房子不幾個洞是黑洞洞的。其餘別的地方全被照得很亮。那不
是燈光照亮的，也不是火把照亮的，那是放異光炫耀在珍寶上的星
星照亮的。在岩石的中間砌着很宏大的建築物：有些花崗石的洞是
非常的高，所以當比月兒較淡的小星星的燈光透過的時候，天井底
下的薄紗花樣的石紋像埋沒在霧裏一樣。

在這些王國裏頭，有很大的砲台，很大的劇場，很大的井；劇
場的石頭座位排成半圓形，是一眼所不能看盡的，井具着彫刻的牆

壁，是沒人能測到底的。所有的建築雖顯然與居民的身軀不相和，然與他們的空想的好奇的精神是十分一致。

小人們戴着插着羊齒葉的頭巾，繞着建築物的周圍活潑潑的動轉。他們時常在火成岩鋪着的街道上跳得兩三房高，像球兒似的在空中滾着。在這些時候，他們一點兒也不動聲色，宛如古聖先賢的銅像似的。

沒有懶的，個個兒都很愛幹活兒。所有的區裏全滿了錘子的聲音；機械的卡拉卡拉的聲音真沖到高洞的天井上。這些個開礦的，打鐵的，鍊金子的，製寶石的，磨金鋼石的都像猿兒似的很巧的運用着鎚子，錘子，銼子，錯，一見是非常的有趣。可是也有較靜的地方。

在那裏，粗野的巨像同凋零的石柱從頑石裏雜亂的鑽出來，很

像從多少千年前遺留下來的。在那裏，起了一座具有小門的矮宮；那就是魯格王的宮殿。正對過是蜜蜂的房子，亦可以說是個小房子，裏頭僅有一個房間，在裏頭掛着白紗。松木作的器具給了屋裏一種異香。從一個石縫兒空中的光射進屋來，在澄靜的夜裏從那裏可以看見星斗。

蜜蜂沒有專用的使人，但所有的小人們都搶着扶持她。他們揣度她的心理，預先給她的滿足；只有要到地面上是不許的。

最有學問的小人知道無限的秘密，很喜歡教她。他不用書教她，因為小人們不寫字。他給她看山野中各種植物，各種動物，從地心裏採出來的各種礦石。他很快活的，很天真爛漫的，用標本同實物教給她宇宙間的不思議同技術的方法。

他們給她作很多個玩意兒，都是世上富家孩子們所沒有過的；

因爲小人們的手很巧，會發明很妙的機器。他們還給她做些個偶人——會做嬌態動作的，會按詩律言動的偶人。當人們把牠們集在布着海岸，蒼天，宮殿，廟宇的景緻的小舞台上，牠們演出很有趣的動作。雖然牠們沒有胳膊多高，牠們有的深像年高有德的老人，有的深像壯年的人們，有的深像穿白衣的美貌少女。牠們裏頭也有懷抱着赤子的母親。這些有口才的偶人們在佈景裏言語動作，很像被怨恨，愛情，野心驅動着似的。她們很自然的從喜悅轉入悲哀。牠們把自然模仿得很好，牠們有時微笑，有時流涕。蜜蜂對着演劇鼓掌。偶人們很愛專制，她覺得可怕。對於曾作過公主，現在變了寡婦，俘虜，頭戴柏冠，只有嫁了使她新寡的韃子始能救她兒子活命的偶人，她反表出異常的憐憫。

蜜蜂總不厭這類的游劇，因爲偶人們是千變萬化的。小人們還

給她開音樂會，教她彈琵琶，彈六絃琴，拉胡琴，拉七絃琴，以及各種樂器。如此的她做成了音樂的名手，如此的她從偶人演作的劇裏得了人生的經驗。魯格王也參加音樂會同演劇，但他僅僅的看蜜蜂，聽蜜蜂，因他已一點一點的把全副精神都注到她身上了。

光陰似箭，轉眼數年。蜜蜂仍在小人們中很有趣的住着，時常對世上深抱憐憫。她已經變作美好的少女了。她的奇運讓她臉上呈出奇異的樣子，但那不過是使她更嬌美的。

一二

蜜蜂在小人中間已足足住了六年。魯格王把她叫到宮裏，當她面分付寶藏司搬開一塊看去像鑲在牆裏，其實是僅僅在那裏放着的大石頭，他們三個從挪開巨石的口兒進去，走到一個石裂裏，在那裏人不得並肩而行。魯格王在暗地裏當頭走，蜜蜂拉着王的斗蓬邊

跟在後邊。他們走了很大的工夫。在有些地方，石壁差不多合成一塊，使小姑娘很怕挾到裏頭，進退不能，死在裏頭。但王的斗蓬不住的在她前邊閃開一條黑的小徑。到末尾，王遇到一個青銅的門，用手開開，從裏頭流出強烈的光來。

「小王魯格，」蜜蜂喊道，「我從前不知道光是這麼美的東西。」

但魯格王拉起她的手來，引她進了射出光來的大廳裏頭。他問她說：

「看呀！」

蜜蜂眼花了一陣，起頭沒看見什麼，因為大理石高柱支起來的大廳，從底到頂，全是金光燦爛的。

用嵌在金銀裏的放閃光的真珠作成的，周圍階段鋪着刺繡奇花

的地氈的境上，起了一座黃金象牙的寶座。寶座上邊張着半透明的
玳瑁天蓋，寶座兩邊，小人最好的藝術家彫成的兩個大瓶子裏，長
着兩棵三千多年的棕櫚樹。魯格王登了寶座，拉小姑娘站在他的右
邊。

「蜜蜂，」他向她說，「這是我的寶庫；請任意選擇你所喜歡
的。」

大金樞掛在柱上，受着陽光，反射出無限的光芒來；劍矛互
相交叉着，鋒上冒着火炎。在沿着四壁的棹子上，擺着些中世的大
杯，細頸壺，大水壺，祭爵，聖禮器，聖皿，酒盞，黃金的觴，繫
銀環的角形的象牙酒杯，石英的大瓶子，小錢箱子，彫刻的金銀盤
子，教會式的遺物匣子，香爐，鏡子，質工兼佳的燭台炬架，怪物
形狀的檀香爐。在一個棹子上擺着一付月石作的象棋。

「請選擇，蜜蜂，」魯格王重說道。

但蜜蜂把兩眼抬過寶物的上邊，從天井的裂縫裏看見蒼蒼的天空。好像她知道了只是天空的光在照亮這東西似的，她僅僅說道：

「小王魯格，我要上地面上去。」

這時，魯格王向寶藏司作了個暗示，寶藏司拉起重的帳帷簾，露出一個鑲着鐵板釘着鐵片子的大箱子來。箱子開開，有無限光線從裏面射出，作各種美麗的色調；每條是從每塊精製的寶石裏迸出來的。魯格王把手插到箱子裏，在光輝燦爛之中，滾出來紫水晶，處女石；三色的磁瑯，一種是深綠色的，一種叫作蜜的，因為同蜜蜂顏色一樣，又一種是翠綠色的，叫做綠柱玉，給人一些美的幻夢；東方的黃玉，美如勇士之血的紅玉，叫做陽青玉的深綠色的青玉，叫做霹靂青玉的淡綠色的青玉；西木帆石，風信子石，兩克刺石，

土耳其玉，光比晨光還軟的蛋白石，碧玉，以及石榴石。所有的石頭都帶着極純的彩色極亮的光澤。大金鋼石，在彩火中央，放着炫目的白光。

「蜜蜂，請擇，」魯格王說。

但蜜蜂搖了搖頭，說道：

「小王魯格，就是照在可格里城的板石房頂上的一條太陽光線，我覺得比這些寶石好。」

這時魯格王開了第二個箱子，是儘盛着珍珠的。但這些真珠是又圓又純；他們的變化無窮的反射作海天各種的顏色，他們的光澤是非常溫軟，像表明一種愛的思想似的。

「請拿，」魯格王說。

「小王魯格，這些真珠使我想起白蘭的喬治的面孔；我愛這些

真珠，但我更愛喬治的眼。」

聽了這些話，魯格王轉過頭去。但他又開第三個箱子，給小姑娘看一塊水晶，在水晶裏有一塊水珠，是在太古時候關在裏頭的；當人們搖着水晶，可見水珠在裏頭動搖着。他又給小姑娘看了些黃琥珀，在裏頭有比寶石還亮的昆蟲，是數千年前放進去的。他們的纖纖的翅膀間單細的觸角是顯然分明，若是有什麼力像化冰似的把他們的薰香的牢屋溶化了，他們大概是會再飛跑了的。

「這是些自然的大不思議；我要拿給你的，蜜蜂。」
但蜜蜂答道：

「小王魯格，留着琥珀水晶吧，因為我不能使蛾兒同水珠兒重得着自由。」

魯格王瞅了她半天，說道：

「最美的寶貝將完全全的放在你的手裏啦。你將有牠們，牠們不能有你。客人是他金子的犧牲；僅僅看不起錢財的人能夠富而無險：他們的魂是永遠比他的財產大。」

如此的說完了，他給了寶藏司一個暗示，寶藏司在墊子上呈給蜜蜂一架金冠。

「請受這一件首飾，當我們尊敬你的一種表示，蜜蜂，」魯格王說。「今後要把你叫作小人的女王啦。」

他遂加冠在蜜蜂的額上。

一三

小人們用快活的典禮祝他們最初女王的加冠。很天真爛漫的遊戲，不住的在大劇場裏排演着；小人們，有的在頭巾上插着羊齒的小葉，有的嬌飾着兩個權葉，在地下街道裏歡喜的雀躍着。歡樂足持

續了三十天。碧珂在陶醉之中做出有靈感人的樣子；德高的大德熱中於公衆的快樂；溫柔的地葛流着淚取樂；綠葛在歡樂之中還想把蜜蜂裝在籠子裏，爲得是讓小人們不怕他們的這麼可愛的女王丟失了；白蒲騎着烏鴉把歡聲貫滿在空中，因而烏鴉自己也歡樂起來，作出鴉鴉的叫聲。

僅僅魯格王是不高興的。

但，在第三十天的那一天，當他給了蜜蜂同全體小人一個盛大的饗宴，他昇站在自己坐椅的上邊，他的溫良的面孔齊在蜜蜂的耳上：

『我的女王蜜蜂，』他同她說，『我要求你一宗事，許不許隨你的自由。可拉里的蜜蜂，小人的女王，你願做我的妻麼？』

說這話的時候，魯格王又莊嚴又溫柔，像一條巨犬似的作出一

種很溫和的美來。蜜蜂拉着他的鬍鬚回答他說：

「小王魯格，爲得取笑我很願作你的妻子；但我決不能真作你的妻。當你要求同我結婚，你使我想起了寬心，在地面上他曾講給我些很奇怪的故事，讓我歡喜。」

聽了這話，魯格王轉過頭去，蜜蜂立刻覺出從那小人的眼裏露出淚珠來。蜜蜂覺得對不起他讓他難過。

「小王魯格，」她同他說，「我拿你當你實是的小王魯格似的愛你；若是你像寬心似的讓我笑，沒什麼能讓你不高興的，因爲寬心唱歌很好，若是沒有白髮紅鼻他會是很好看的。」

魯格王回答她道：

「可拉里的蜜蜂，小人的女王，我愛你是希望等有一天你能愛我。但我沒有那麼樣愛你的希望。我求你永遠對我忠實，以報答我

的友情。」

「小王魯格，我許可你。」

「好！蜜蜂，告訴我你是否愛一個人直到結婚的地步麼。」

「小王魯格，我愛人不到那宗地步。」

魯格隨着微笑起來，捉起金爵，用響亮的聲音給小人的女王祝了福。一片廣闊的低聲在地下所有的地方傳起，因為饗宴的棹子從小人王國的這一頭直擺到那一頭的。

一四

蜜蜂頭戴上了王冠，比披散髮在肩的時候，比着到小人的工場裏拉她好友碧珂，大德，地葛——他們的臉上被火炎的反射照亮，作很忤忤的樣子歡迎她——的時候，顯得越法的沈靜，越法的幽閑了。好的小人們，前幾天還讓她在他們膝上跳舞，稱她叫他們的蜜

蜂，到現在都俯伏道上，守起尊敬的嚴肅來了。她恨的是已不是小孩了，她苦的是已經是小人的女王了。

自從她看見過魯格王爲她的原因哭了以後，再見他的時候再也不高興了。但她是愛他的，因他的人好，他是不幸。

一天（若是可以說在小人王國裏有天，）她拉着魯格王的手，引他到一個石縫的底下，從石縫透到一線陽光，在光線裏躍着金色的塵埃。

「小王魯格，」她同他說，「我苦。你是王，你愛我，我苦。」

聽了這喜歡的小姑娘的這句話，魯格王答道：

「我愛你，可拉里的蜜蜂，小人的女王；我把你留在這個世界裏，是爲得教給你我們的秘密，那是比世上人間所能理解的還要多。」

大還要奇妙，因為世人不如小人技巧，不及小人智慧。」

「是的，」蜜蜂說，「但他們比小人們像我的地方多；這就是為什麼我更深愛他們。小王魯格，若是你不願意我死了，請讓我再見我的母親。」

魯格王走開，未有回答。

蜜蜂一個人憂淒淒的打量着那條光線——那條溶澤在全地面上的，用燦爛光波被在所有生人身上的，以至行路的乞丐身上的光線。慢慢地那光線淡化起來，把黃金色的光澤變成淡藍的顏色。夜來在地上了。一顆星兒，穿過石縫，閃閃的耀着。

這時一人輕輕的拍在她的肩上，她看見魯克王穿着黑斗篷。他在胳膊上還帶着一件斗蓬，他拿着給小姑娘披上。

「來，」他同她說。

他領她從地底下出來。當她重見了風吹着的樹木，在月上邊過的行雲，新鮮的藍色的大夜的全體，當她聞了青草的氣味，當她幼時呼吸過的空氣一縷一縷的再吸入她的胸中，她大大的嘆了一口氣，相信是快活死了。

魯格王把她抱在胳膊裏；他雖然是很小，他抱她像舉一羽似的容易，他們倆個在地上滑着，宛如兩隻鳥的蔭影子一樣。

「蜜蜂，我們去看你母親去。但是聽我說。每天晚上，你是知道的，我把你的幻像送到你母親那裏。每天晚上，她看見你那可愛的幻影；她同他微笑，她同他說話，她擁抱他。今晚我要把你，你自己，指示給她，代替幻影。你要看見她；但不要摸她；不要同她說話，因為那麼魔法就要破了，她再也不能看見你同你的幻影了，你同你幻影是她不能分別的。」

「哎！我要小心！小王魯格：：是的！是的！」

可拉里的城牆黑洞洞的起在山上。蜜蜂未得工夫給她最喜歡的
老石一個親嘴；她看見可拉里城的堡壘上開着紫羅蘭花，飛似的從
她傍邊逃去；她上了一个小陔，從那裏螢蟲在草裏照耀着直達暗門。
魯格王容易開開了門，因為制服金屬的小人們不是鎖頭，門門，鎖
練，柵檻所能擋住的。

她上了直通她母親房中的蜿蜒的樓梯，她站住用兩手制抑着顫
動的心。門輕輕的開開了，在掛在天井上的燈光之下，臨在那裏的
宗教的肅靜裏，蜜蜂看見了她的母親，她那瘦了的，顏色蒼灰的母
親，她頂上的髮已經蒼白了，但對於她的女孩子還比戴着華麗首飾
勇敢地馳着馬的時候更美。像母親在夢中想見她女孩兒似的，她伸
出胳膊想要抱她。小孩子，笑着，嗚咽着，也想投在她母親的懷中；

但魯格王從擁抱裏把她掠出，像拿着一片草葉似的帶着她，經過了青青的原野，回到小人的國裏。

一五

蜜蜂坐在地下宮殿的花崗石階段上，仍然從那石縫漱着藍色的天空。那裏，蒨葦向着日光轉着白色的繖形花。蜜蜂哭了。魯格王扯起她的手同她說：

「蜜蜂，你爲什麼哭，你要什麼？」

因爲數日來她非常憂鬱，小人們坐在她腳前，用笛子，華繁，三絃琴，大鼓爲她作很單純的樂曲。別的小人們翻着筋斗歡慰她，一個連着一個把飾着樹葉帽章的帽子的尖蓋在地上，再沒有比較這些長着隱士鬍鬚的小人們的遊戲還更有趣的。從看見她在湖邊睡覺的時候就愛她的，德高的大德，多情的地葛，以及老詩人碧珂，輕

輕的拉着她的手腕，要請她告訴他們她憂愁的秘密。性單純而正直的泡霧用筐在呈給她些葡萄；衆人遂拉着她的裙子巾，跟着魯格王重重續續的說道：

「蜜蜂，小人的女王，你爲什麼哭？」

蜜蜂答道：

「小王魯格，小人們諸位，我的憂苦增加你們的交情，因爲你們是好的；我哭你們亦同哭。請知道我哭的是想白蘭的喬治，他現在已會做一個勇武的騎士了，他我不能再看見了。我愛他，我願意作他的妻。」

魯格王從他握着的手上拿開自己的手，說道：

「蜜蜂，爲什麼在宴會的席上你誑我說誰你都不戀愛呢

蜜蜂答道：

「小王魯格，在宴會的席上我沒有誑你。在那時我還沒有想要嫁與白蘭的喬治，他向我要求結婚是我現在的最高熱望。但他不能向我要求啦，因為我不知他在什麼地方，而他也不知我的下落。這是爲什麼我才哭的緣故。」

說這話的時候，樂手止住了演奏；跳躍的也止住了筋斗，有的頭沖下，有的坐着，一個一個的都不動了；大德與地葛撒些靜淚在蜜蜂的袖上；單純的泡霧扔弔了盛葡萄的筐，所有的小人們都發出令人害怕的呻吟。

但小人們的王，比在他那飾着燦爛花章的王冠下的所有的人們還淒傷，一言不語的走了，任斗蓬像紫色急流似的拖落在後邊。

一六

魯格王不讓小姑娘看出他的軟弱；但當剩他一個人的時候，他

坐在地上，手搬着腳，盡力的悲傷。

他是在嫉妬，他自言自語的說：

「她愛，而她愛的不是我！然而我是王，我有很多的學問；我有寶藏，我有珍奇的秘密，在小人們的中間——在比世人還有價值的小人們的中間，我是最好的。她不愛我，她愛一位無小人們的學問的，什麼也不會有的青年。實實在在，她不認識價值，她差不多是沒甚感覺。我理應笑話她沒有判斷；但我愛她，我覺得世上的甚麼都無味，因為她不愛我。」

大長的天裏，魯格王終天在山中最荒涼的峽裏徘徊，心裏不住滾着憂淒的思想，有時還懷着惡意。他想用監禁同飢餓迫蜜蜂作他的妻。但是剛纔想好，他立刻又把這意見拋掉，他決意跑到小姑娘那裏，跪在她跟前。這種決心他也未保持得住，他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使蜜蜂愛他不是他所能望。他的怒忽然遷到了白蘭的喬治的身上；他深願這位青年被魔法師拐到了很遠的地方，他深願就是他竟會認識蜜蜂的愛，他會輕蔑的。

王又想到：

「雖沒有老，我已活了好多年受了些苦。我受的苦楚縱是非常的利害，但是跟今天受的比起來還算輕得多。以先的苦楚是從憐愛中生出來的，還混着些至高的溫柔。可是，現在我覺出來的愁苦有一種惡欲的黑色同辣味。我的靈魂是乾燥的，我的眼冰在淚中像在酸裏燃燒着似的。」

魯格王如是的着想了。然恐嫉妬陷他於不美卑劣之中，他踩着不見小姑娘，怕當她的面說出已所不欲說的軟弱人亂暴人的話來。一天，蜜蜂愛喬治這種思想苦他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決心去

願問尼路。尼路是小人中最有學問的，住於掘在地心中的深井底。

那井的長處是有均一的溫和的溫度。在那裏一點兒也不黑，因為有兩顆小星兒，一個灰色的太陽，一個紅色的月兒交換着照亮各部。魯格王下到井裏，在試驗室裏會見尼路。尼路作良善的小老頭兒的面孔，頭巾上飾着茜菠菜的小枝。雖然他是有學問，他仍備具自族特有的天真，廉直。

「尼路，」魯格王擁抱着他說道，「我來請教於你，因為你知道很多的東西。」

「魯格王，」尼路答道，「我可以知道很多東西，而亦不過是個傻子。但我所不知道的無數東西裏的有些個，我可有去認識的法子，我因是才配稱為學者。」

「是的，」魯格王答道倒你知道叫白蘭的喬治的那位青年現在

那裏？」

「我不知道，我亦沒想要知道的好奇心。」尼路答道，「因為知道人類是何等的無知，糊塗，壞，我一點不關心他們想什麼，他們作什麼。若是給這種狂大的無情的族類的生命一個評價，男人是有勇，婦人是有美，小孩們是有天真，除此，魯格王呀，人類都是可憐的，可笑的。像小人們似的有為生活屈於勞働的必要，人類反抗這神聖的定律，而不像我們工人的非常歡樂，他們喜戰爭逾於勞働，愛互殺過於互助。但平心去論，當承認他們的短少壽命是他們無知粗野的大原因。他們生存為時很短，不足以理解生。住在地下的小人族是快活得^多，好得多。縱令我們不是永生的，至少我們每人都會跟載我們在懷中的，用豐富的腹中熱浸潤我們的大地有同樣的長年存在，而對於住在牠粗澀地殼上的族類們，牠倒不過給些時

冷時熱的氣息，同時吹着生與死。不過，世上的人們因過苦過壞，有一種德令其中有些人們的靈魂得比小人們的靈魂還美。那種德的榮光對於思想猶真珠的淡光對於眼睛一樣，魯格王啊，那就是慈悲。那是苦痛教的，那是小人們所不認識的，因為小人們比世人聰明得多，是很少苦痛的。因是小人們時時離開了深的洞窟，到了地球的無情的殼上與世人們混在一塊，愛他們，跟他們一同受苦，並且為他們受苦，如此的嘗着慈悲——如天降的朝露似的清醒靈魂的慈悲。這是關於世人的真理，魯格王呀！可是你不是來問我其中某人特有的運命而來的麼？」

魯格王把問題重復了一遍，老尼路向擺滿室中的望遠鏡的一個裏看去。因為小人們沒有書；他們中間所有的幾本書都是從世人們得來的，是拿着當玩意兒的。教學的時候，他們不像我們似的琢磨

紙面上的記號；他們向望遠鏡裏看，從裏面查出要深究的對象來。其難處是僅僅在於選擇適當鏡子，擺置得法。

有的是水晶的鏡子，有的是黃玉的，有的是蛋白石的；但有些個，晶體是大個的光溜溜的金剛石，能力最大，可用看很遠的東西。

小人們還有些透明質的晶體，是世人所不得而知的。牠們使眼睛瞰透牆壁，岩石，如瞰透玻璃一樣。還有些，更越法新奇了，能忠忠實實的像鏡子似的，再映出光陰於運行中帶去的多少事件來，因小人們能從以太的大懷中，呼返昔日的光明與往時的形色至他們的洞裏。他們把多少年代以來曾一旦擊碎在人類，動物，植物，岩石的身上，再進回奇妙的以太裏的光華收集起來，以之知道過去的情景。

高齡的尼路善於發現已往的情態，就是在地球未作成我們所認

職的形狀以前，發生的難於想像的事象，他也是很善於發現的。所以，去找白蘭的喬治對於他也不過跟玩一樣。

向一個很簡單的望遠鏡裏看未過一分來鐘，他向魯格王說：

「魯格王，你所找的那位在汪丁那裏呢，在水晶宮裏呢，從那裏誰也不會回來，那裏的虹色的牆壁是緊接着你的王國。」

「在那兒麼？讓他在那兒罷！」魯格摩着兩手喊道。「我願他很快活。」

擁抱了一下高齡的尼路，他大聲笑着，從井出來。

他按着腹部，隨心任性的笑了一道；他的頭搖着；他的鬍鬚在胸上擺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遇着他的小人們也像他似的笑起來，與他同情。看見他們笑，別的人們也笑起來；笑聲一點一點的擴大，以至地球內面，被一種很快活的洪笑搖動

起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七

魯格王未笑有多久；他反帶了很痛苦的小人的面孔藏在床上的被布裏。想起了作汪丁的俘虜的白蘭的喬治，他一晚上不曾睡覺。所以，當與搾乳女郎爲友的小人們，趁她還在拳手睡在白床裏，替她擠牛的時候，小王魯格到深井裏再會見了學者尼路。

「尼路，」他同他說，「你沒有告給我他在汪丁那裏做什麼。」

老尼路相信魯格王是精神錯亂了，但他不害怕，因爲他知道就是魯格王會瘋了，他會不失爲溫雅的，活潑的，和藹的，善良的瘋子。小人瘋了的時候，是非常的溫和，如同好的時候一樣，並且富

有一種有趣的空想。但魯格不是瘋了；至多不過與一般墜入情網的一樣，少為失常是了。

『我是指白蘭的喬治，』他同老人說。老人把那青年差不多忘得堅堅實實了。

學者尼路於是井井的把鏡面擺布起來，但因為複雜的緣故，好像雜亂無章似的，他讓魯格向鏡中看白蘭的喬治的真相，被掠後一切的情形。由於器械的選擇適當，運用得法，那小人把伯爵夫人——一朵薔薇宣告了最終的伯爵夫人的兒子的所有的冒險都指示了多情的王。用言語去表示，以下就是兩位小人所看見的聲色的實在。

喬治被湖女冰腕搦走的時候，他覺得水壓在他眼上，胸上，他相信是死了。但他聽見了愛撫般的歌聲，他感得很香甜的涼爽。當

他重睜開了眼，他看見在一個洞裏，水晶石柱反映出很美麗的虹彩。在洞的深處，一個大雲母殼，閃耀出很溫和的顏色，作汪丁之女王的珊瑚海藻寶座的天蓋。但水的女王的面色現出比雲母水晶還溫和的彩澤，諸女引小孩到她跟前，她瞅着微笑，釘釘的用碧眼瞅了他許久。

「朋友，」她遂同他說，「歡迎你到我們的世界裏，在此你要去掉所有的苦痛。不給你乾枯的講義，粗澀的習題，以及世間的笨蠢的事情，但僅僅給你的汪丁唱歌，跳舞，及友情。」

碧髮女們因教給小孩子音樂，旋舞，以及千般萬種的遊戲。她們喜歡把星綴自己髮上的海扇結在他的額上。但是他，想起了祖國，在忍耐中，咬着拳頭。

光陰如箭，喬治總苦苦的要重觀地上——日光焦曬的，冰雪凍

硬的，粗澀的地上，人類相愛相苦的故鄉的地上，他曾看見過蜜蜂的，他願意在裏面再會的地上。然他已是一個大孩子了，一片輕髮已金飾在他的脣上。勇氣隨鬍鬚來在他的身上，一天，他走到汪丁的女王的跟前俯伏的同她說：

「太太，我來，若你許可，向你告假；我要回可拉里去。」

「美貌的朋友」，女王微笑的回答他說，「我不能給你你向我請的假，因為我要留你在我水晶宮裏，是要你作我們的朋友。」

「太太」喬治答道，「我不值那麼大的抬舉。」

「這是你的謙虛的結果。所有的善良的騎士都總不相信十分得着了婦人的愛。並且，你還在年青，你更不知道你的全部價值了。美貌的朋友呀，請知道人們只是希望你好。請好好聽從你的婦人罷。」

「太太，我愛可拉里的蜜蜂，除她外我不希望別的婦人。」女王的顏色很蒼白起來，但是益發的美麗了。她喊道：「會死的女孩，世人的蠢丫頭，那個蜜蜂，你爲什麼愛她？」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愛她。」

「好啦。你就會改的。」

她把青年留在水晶宮裏。

他不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婦人，他很像阿其利士在里叩米德衆女中間，不大像在魔法山中的覃霍在而。因此他就憂悽悽的沿着巨宮的牆壁徘徊着，希望得一個出口逃去；但他四方八面看見廣大且寂靜的浪之帝國關住了他的光明的牢獄。透着透明的牆壁，他看着海石竹裂綻，海珊瑚開花，在纖麗的石盤，閃耀的貝殼上邊，紫色的，天青色的，金色的游魚們搖着尾巴，打着金花。這些個不思

識一點也未有感動他；但被汪丁們的愉快的歌聲刺着，他覺得一點一點的他的意志溶了，他的全靈魂化了。~~~~~

在他到了很冷淡很衰弱的時候，他偶然在宮中步廊下發現了一本牛皮皮子的，飾着銅釘的，破爛的舊書。那一本書是從海中難船中得來的，講的是騎士同婦女的勾當，通篇述說着爲愛正義崇美而走遍世界，打倒巨人，矯正錯誤，救助孤寡的英雄的冒險譚。喬治讀着這本美的冒險故事，不住的讚美，羞慚，忿怒，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的。他不能抑制了：

『我也，』他喊叫道，『要作一個好的騎士；我要走世界，將惡，救難，爲人類造福，爲我愛人蜜蜂的名。』

於是，他心裏壯起了胆，他拿着劍在水晶宮裏闖着。那些白的婦女們都跑了，如潮中的銀浪似的在他前邊消滅了。僅僅，女王看

見他來不怕。她把她碧眼的冰冷的視線射在他的身上。

他跑到她跟前，他喊道：

「解去纏在我身上的魔力。開給我去地上的路。我願意像一介騎士似的在天日下戰鬥。我願意重睹人們相愛，相苦，相鬥的地方。還我眞的生命，眞的光明。還我德行；壞的婦人！否則，我殺了你！」

她搖頭表示否認，微笑着。她是既美且靜的。喬治用全力打她；但他的劍打在汪丁女王的閃閃的胸上就粉碎了。

「小孩子！」她說。

她把他閉在宮中的地牢裏，那是一個水晶的漏斗，鮫類張着長三排尖牙的兇惡的牙床，在周圍纏繞着。好像牠們少微一動就會撞破薄玻璃壁似的。所以在這種怪牢裏，他是不會睡着的。

那潛水牢的尖端是置在一個岩石的底子上，那是小人帝國中最遠而最僻的洞穴的頂。

這是兩個小人在一點鐘內所看見的東西，宛如他們每天跟着喬治生活似的。老尼路很寂靜靜的顯示出地牢的景緻以後，差不多如沙與邑人指示給小孩子幻燈時候似的，向魯格王說。

「魯格王，」他向他說，「你所要看的，我都顯示給你了，那麼，你的智識算完全了，我也不再贅說了。這使你喜歡與否，我也不想知道；只要真實就夠了。科學不管喜歡不喜歡。迷人的，安慰人的是詩歌，不是她。因此詩歌比科學還要緊。魯格王，去唱一個歌罷。」

魯格王一言未發，跑出了井。

出了科學的井魯格王走到寶藏庫裏，從箱裏取一個指環，戴在指上，那箱的鑰匙是僅僅他自己有的。那個指環的鑽石放着一種活光，因為那是一個魔法的寶石，其效用我們把這故事接着談下去即可知道。魯格王隨回自己的宮中，穿上了旅行的斗篷，著上了大鞋子，提起了棍杖；他隨即穿過了民衆湊集的街道，大道，莊村，雲斑石的廊下，石油的井，從狹口相通的水晶的洞，走下去了。

他像作夢似的，突發沒有意義的言語。但他很頑固的直前。高山擋他的路，他爬上山；懸崖展開在他足前，他降下懸崖；他通過淺灘；他穿過硫黃氣薰昏的可怕的地方。他走在焦熱的熔石上，他的脚在上邊留下印子，他顯着十分頑固的旅行家的神色。他走進陰沉沉的洞，在那裏一滴一滴的滲進來的海水順着海藻流着，在凸凹的地面上，作成了多少池沼，內格格攘攘的亂爬着甲殼類的動物。

巨蟹，蝦，大頭蝦，海蜘蛛，在小人的足下克拉克拉的作響，隨即丟開他們的一個爪子走去，在他們一跑，驚起了瘳惡的蝟盤，千年的胃盤，他們因此也倏的伸開他們的百臂，從他們的尖嘴裏噴出惡臭的毒液。但魯格王仍然是前進。他直到了諸洞的深處，踏入披尖針的鼈殼的，具雙鋸的整的，爬在他頸上的爪子的，從長枝端上射出來的瘳眼的堆積的中間。他攀着粗澀的石頭，爬上了洞壁，被甲的怪物也隨着他上來，他摸着了突出於自然天井中央的一塊石頭，纔停住了。他用他那魔法的指環一摸那塊石頭，那石頭就忽的作很可怕的聲響粉碎下來，立即有一片光流射美波到洞裏，把在黑暗中所生育的動物都嚇走了。

魯格王往透進日光的一個口兒探進頭去，看見白蘭的喬治在玻璃牢裏呻吟着，想着蜜蜂同地上。因為魯格王已經完成了為救汪丁

的俘虜而作的地下旅行。但是看見了毛錢錢的大頭從水晶漏斗底下
瞅他，喬治想到是一種危險來嚇惑他，於是他向身邊探劍，因為他
沒想起那是在碧眼婦人的胸上已經粉碎的了。魯格王很驚異的瞅着
他。

『呸！』他自語道，『亦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啊。』

實在，那是一個很單純的孩子，他躲開了汪丁女主的香甜的致
命的接吻即是因為他的很單純。就是亞理斯多德用他的所有的學
問，也怕不能逃脫得這麼容易呀。

喬治見了無法可禦，說道：

『大頭，你要我什麼？如我未曾傷害過你，你為什麼來傷害
我？』

魯格王用一種又暴躁又快活的聲音答道：

「我的孩子，你不知道你會把我傷害着未有，因為你不知道因果，反射作用，以及一般所有的哲理。但不要說那個。若是你不拒絕從你的漏斗裏出來，請這兒來。」

喬治聞言即溜着牆壁滑進洞裏，立抵深處：

「你是一個好的小人呀，」他同救他的人說「我要終身愛你；可是你知道可拉里的蜜蜂在那裏麼？」

「我知道很多的東西，」小人答道，「我尤知道我不喜歡好問的人。」

喬治聽了這話，心裏很覺不安，他因此靜悄悄的隨着他的嚮導從螭盤甲蟲來往亂動着的濃黑的空氣中穿過。於是魯格王替牙微笑道：

「青年王子，路很不好走啊。」

「先生，」喬治答他說：「自由的路永是美的，我隨着救我的人不忍途。」

小王魯格咬着唇子。到得雲斑石廊下的時候，他指給青年一個梯子，那是小人們爲去地上而設的。

「這是你的路，」他同他說，「分離罷。」

「不要說分離，」喬治答道：「向我說再見。在你爲我作了這個以後，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

魯格王答道：

「我所作的不是爲得你，是爲得別人。最好是不再見你，因爲我們不能相愛。」

喬治作既單純且沉重的態度答道：

「我不想我的遇救會使我苦痛。可是，是的。先生，分離罷。」

「願你一路平安。」魯格王用粗躁的聲音喊道。

小人的梯子是直通到離可拉里城不到一里多地的一個荒涼石場裏。

魯格王自言自語的走着路：

「這個小孩子，也沒有小人們的學問和財富。我真不知道他爲什麼見愛於蜜蜂，若不是因爲他年青，，貌美，勇敢，忠實。」

他在鬍子裏笑着走進了城，好像向誰作過很有味的打笑的人似的。在蜜蜂房前經過的時候，他把大頭從窗戶裏探進去，如當初向漏斗裏探頭時似的，他看見小姑娘在帷上繡着銀花。

「蜜蜂，快活罷。」他問她說。

「你呢，」她答道，「小王魯格，願你沒有什麼慾望，也不悔恨什麼拉！」

他有欲望的東西，但實在他是沒什麼悔恨的。這個思想使他晚飯吃得很多。吃過了許多松露子雉，他呼喚白蒲。

『白蒲，』他同他說，『騎上你的烏鴉；到小人的女王那裏，告訴她說：久作汪丁的俘虜的白蘭的喬治今日已重回可拉里了。』他說完了，白蒲即乘鴉飛去。

一九

當喬治重回了生身的地上，他會見的頭一個人就是成衣師老張，他在胳膊爲宮廚托着一件紅衣。老頭兒看見了青年的主人，因大聲喊叫起來。

『聖加克！』他說，『若你不是七年前溺在那兒湖裏的白蘭的喬治殿下，你卽是他的魂，或他的鬼現形。』

『我的好老張呀！我不是魂，也不是鬼，我就是前幾年跑到你舖

子裏，向你要布片爲我妹妹蜜蜂的偶人作衣裳的那位白蘭的喬治。」

但老頭兒又喊叫起來！

「殿下，那麼你不是沒被淹死麼？我可放心了！你長得很好啦。我的小孩兒胖兒，曾攀着我的胳膊，在那天禮拜早晨看你同公爵夫人並馬而過，現已作了好工人，美少年了。殿下，感謝上帝，果如同我所說。他知道你沒落在水底，魚沒有吃了你，如他所信似的，他一定要滿足了。他嘗就着這個題目說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殿下，因爲他是很活潑的。實在說，在全可拉里中，人們都爲你惜。你小的時候是很有希望的。一天，你向我要縫針，我因爲你沒到歲數，不能使着無危險，我未有給你，你回答說你要去林裏採美麗的綠松針去，此事我至死不忘。你是那麼說的，那使我現在還笑呢。謹記，你卽是那麼說的。我的小孩兒也常作好的回答。殿下，他現

在已是皮鞋匠了，任你驅使了。」

「除了他我不要別人。可是，張師夫，告訴我蜜蜂同公的消息。」

「哎呀！若是你不知道蜜蜂公主是在七年前被山中的小人們掠走了，殿下，你是那鄉來的呀？你被淹的那一天，她就沒有了；可以說從那天起可拉里失掉了兩朵很香豔的花。公爵夫人因此非常悲哀。所以我們常說，世中的強者也像最貧賤的工人似的有他們的苦痛，觀此可知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所以，人們說，一個狗彘可比一位主教。好公爵夫人看見她的頭髮白了，她的所有的歡樂也消失了，就是這個的明證。在春天她穿着黑衣在鳥兒唱歌的叢林裏散步的時候，最小的鳥兒是比可拉里的城主值得羨慕的。殿下，但她所有的苦痛絕不是沒一點兒希望；因為，就是她未得着你的消息，至

少她在夢裏知道蜜蜂還在活着。」

張老頭說了這些話，還說了些別的；但喬治知道蜜蜂作了小人們的囚徒以後，就再不往下聽他了。

他想到：

「小人們留蜜蜂於地下；一個小人把我從水晶牢裏救出；這小人們想是不同風俗的；救我者一定不與掠我妹妹的那些同種。

除了應當救蜜蜂，他不知道想什麼。

於是他們穿過了街市，站在門口的老婆們互問這青年客是誰，她們承認他是美貌的。最注意的人，認識是伯蘭的殿下，相信是見了靈，作着大十字逃走。

「得潑給他聖水，」一老婦人說，「那麼，他就要變一種臭硫磺氣味消散了。他引着成衣師老張，他定會活活的把他投入地獄火

裏。」

「溫和點，老太太，」一位紳士答道，「年青的殿下也是活着的，比你和我還活着呢。他如薔薇似的新鮮，他像從一個華莊的宮庭中來的，不像從死的世界。人常從遠方歸，好老太太呀，請君去歲聖約翰節從羅馬回來的家將寬心。」

崗人之女馬利讚美完了喬治，即走到他的處女室內，跪在聖母的像前：「聖母，」她說，「讓我得一男人如此青年殿下似的。」

各人依各人的方法議論喬治的歸來，消息互相的傳來傳去，直傳到公爵夫人的耳裏，她是正在果園裏散步。她的心潮鼓動得很急，她聽叢林中的鳥兒們唱：

唧，唧，唧，

唧，唧，唧，

白蘭的喬治

唧，唧，唧，

小時你養大的

唧，唧，唧，

在這兒，在這兒，在這兒！

唧，唧，唧。

寬心恭恭敬敬的走到她跟前，同她說：

「公爵夫人，白蘭的喬治，你相信已死，今已回來了；我要用作一歌。」

鳥兒們仍在唱：

唧，唧，唧，唧，唧，

唧，唧，唧，唧，唧，

在這裏，在這裏，在這裏！

於是她看見當兒子養大的孩子來了，她張開了胳膊，暈過去了。

二〇

可拉里的居民差不多相信蜜蜂是被小人掠走了。公爵夫人也這樣相信；但她的夢未有確實的指教給她。

「我們去找她去，」喬治說。

「我們去找她去，」寬心答道。

「我們引領她到母親跟前，」喬治說。

「我們引領她到那裏，」寬心答道。

「我們使她結婚，」喬治說。

「我們使她結婚，」寬心答道。

他們向住民問過了小人們的風俗，以及蜜蜂被掠的一切奇情。

他們也如此的質詢過曾奶過可拉里公爵夫人的乳母茂梨兒；
茂梨兒此時已無乳可乳小孩子了，她在場院裏喂雞。

在那裏家主同家將會見了她。她叫道：「什！什！什！什！雞！雞！雞！什！什！什！什！」她撒給小雞一些穀粒。

「什！什！什！什！雞！雞！雞！是殿下你老啊！什！什！什！什！你怎能長這麼大呢：：什！這麼美呢？什！什！什！噓！噓！噓！你未嘗見大的把小的分都給吃了？噓！噓！噓！殿下，這是世界的影像，所有的好的都往富人跟前去。瘦的益瘦，肥的愈肥。因為公平不是在世界。殿下，我能為你老作什麼？每位請受一杯啤酒！」

「我們是要領受一杯的，茂梨兒，我要接吻你，因為你曾用奶奶過在全世界中我所最愛的人的母親。」

「殿下，那是實在的；我的小兒子在六月十四天生了一顆牙。

在那時先公爵夫人召見了我。那是實在的。」

「是的，茂梨兒，關於掠走蜜蜂的小人們的情形，你所知的，請告訴我們。」

「哎呀！殿下，掠走蜜蜂的小人們的勾當，我是一概不知。像我這樣的老太太，你想，怎能知道東西呢？許久以來，我把什麼都忘了，現在，眼鏡子放在什麼地方，都記不清了。有時我戴着我還找呢。請嘗一嘗這酒，非常的清涼呀。」

「茂梨兒，祝你的健康；他們說你的男人知道些蜜蜂被掠的情形。」

「殿下，那是實在的。雖然他未曾更受過教育，他很知道些東西，那是他從酒館旅店裏習來的。他什麼也不忘。若他仍在此世上，與我們共坐棹傍，會講給你故事，直到明天。他曾講給我各種的，

混雜在我的腦袋裏，到現在，我連那個的頭那個的尾都分不清了。殿下，那是實在的。」

是的，是不錯的，乳母的腦袋好比一口老破鍋。喬治向寬了九牛二虎的勁才討出一點有用的東西來。最後，他們用種種方法才向她討出了如此起頭的一段故事：

「殿下，七年前，你同蜜蜂失蹤未歸的那天，先夫上山裏賣馬去了。那是實在的。他給牲口一大升汽水泡的燕麥，爲的讓牠脚健眼明；他拉牠到近山市場裏。他未有可惜他的燕麥同汽水，因爲馬賣得很得意。牲口們同人們一樣；人以貌取牠們。我的亡夫因作了得意的買賣很樂，他約了他的朋友們嗑酒，要舉杯爲他們稱觴祝壽。殿下，須知在全可拉里裏沒有比先夫還善於爲朋友稱觴祝壽的。可是那天應酬完了以後，他一個人在灰色的夜裏回家，因爲沒有找

着正道，他走錯路了。走到一個洞穴的近處，他看見一羣小人在駕籠上抬着一個小姑娘，也許是一個男孩，就那時情景說他算看得很清楚。他怕遇見了不祥急急的跑了，因為酒不會使他失掉了謹慎。可是，在離洞穴不遠的地方，他的烟袋滑了下去，他低身去拾的時候，剛巧拾起了一隻小鞍鞋。他由此作了個話題，在他高興時總喜歡說：「這是頭一回，」他說，「烟袋變鞋子。」因為鞋子是小姑娘的鞋子，他相信林中失蹤的那位是被小人掠去了，他所見的是她的被掠。他把鞋子往口袋兒裏裝，一羣小人戴着頭巾突然向他闖來，給了他很多的巴掌，他茫然自失了。」

「茂梨兒，茂梨兒，」喬治喊道，「那是蜜蜂的鞋呀！給我，我要親牠一千遍。我要裝牠在小香囊裏，帶在胸坎上，我死時，我要裝牠在棺材裏。」

「殿下，請隨尊意；但你向那裏找去呢？小人們從我那可憐的丈夫手裏搶去了，他常想他挨打的原故，是因他婆藏在口袋兒裏拿去呈報官廳。他高興時，他總講這勾當：：：」

「行了，行了，請告訴我洞的名字。」

「殿下，人們叫小人的洞，那麼叫很好。我的先夫：：：」

「茂梨兒，不用再說了！但你，寬心呀，你知道洞在那裏麼？」

「殿下，」寬心飲完一杯啤酒說，「若你深知我的詩歌，你會不疑的。我以那洞爲題作了十二篇歌，我描寫的連一枝青苔都未有漏。殿下，我敢說，在十二首歌裏六首是有真價。但別的六首也不得輕視。我給你唱一兩首：：：」

「寬心，」喬治喊道，「我們去攻破小人的洞，我們去救出蜜蜂。」

「那是當然的了，」寬心答道。

二一

到了晚上，人們都睡在房裏的時候，喬治同寬心溜進地下室裏找武器。在那裏烟燭的棟下，閃耀着長槍，大刀，短劍，把劍，獵刀，匕首：一切能殺人殺狼的武器。在每個樑上，都掛着全副的盔甲，作很莊嚴驕傲的樣子，好像曾穿着冒過大險的勇士的魂還充滿在內。手套握長槍在十鉄指中間，楯放在腿甲上，好像在說謹慎乃勇敢所必要，善戰者須在戰守時同樣的武備。

喬治在許多甲冑的中間選擇了蜜蜂父親曾穿到阿瓦隆，土魯諾島的一副。寬心幫他穿帶上，上邊畫着可拉里的金月的楯，他也未忘。寬心亦隨即穿上他祖父的鉄甲，戴上陳舊的頭盔，在盔上他插上蟲蝕的破爛的羽麻一類的飾物。他如此的選擇是由於異想，為

的顯得有趣；因為他想歡喜在什麼時候都好，而在要冒大險時更是特別有益的。

如此的武裝完畢，他們在月下走到黑暗的田原裏。寬心曾在壘門近處小樹的籬上繫住了馬，他們看牠們還在那裏嚼灌木的皮；那些馬是很快的，在烽火及複雜的幻影中間，不到一個鐘頭就到了小人的山上。

「洞在這裏，」寬心說道。

主人同家將下了馬，手掌着劍進到洞裏。冒如此的險須有很大的勇氣。但喬治多情，寬心忠誠。正如最快樂的詩人所說：

「愛情率友誼，何事不能成？」

主人同家將在黑暗中差不多走了一點鐘工夫，隨後他們看見一種強光，令他們驚訝。那就是我們所知的照亮小人國內的流星。

借着這地下的光亮，他們看見他們是在一座古城的脚下。

「這是我們要攻城的城」，喬治說。

「自然的」，寬心答道；「但容我啞幾滴酒，那是我如武器似的戴在身上的；因為，酒越強則人愈強，人愈強則槍愈強，槍愈強則敵就該不強了。」

喬治未見一個人，魯莽莽的用劍柄在城門上擊。一種小的震聲使他抬起頭來。他看見一個很小的長鬍子老頭在一個窗戶上問他：

「你是誰？」

「白鬍的喬治。」

「你要什麼？」

「鼯鼠類的蠢東西！你們很不當的把可拉里的蜜蜂閉在你們鼠窟裏，我是爲取她來的。」

小人不見了，又止剩了喬治孤丁丁的與寬心，寬心同他說：

「殿下，若我聲音在你對答那小人的時候，尙未傾盡你那動人的辯才，我也許不算誇大。」

寬心什麼也不怕，但他是老了；他的心，亦如他的頭似的磨光了，他不願意見人動氣。喬治則不是那樣，喊叫出很大的聲音來：「地底下的壞東西，鼯鼠子，山狸子，山耗子，白鼯子，水耗子，只要你們開口門，我就把你們耳朵全砍掉。」

但剛剛他說完這類話，青銅的城門即慢慢的自開了。沒看見有推門扇子的人。

喬治害怕起來，但他越過了這神秘的門，因為他的勇氣比他的恐怖還大得多。進了城裏，他看見在所有的窗上，所有的廊下，所有的房頂上，所有的臺上，所有的燈裏，以至煙囪管裏，小人們都

在張着弓努。

他聽見青銅門在他後邊關上，一陣箭雨硬楚楚的落在他頭上肩。他又害起怕來，隨即他又勝過了他的恐怖。

胳膊上掛着楯，手挑着劍，他昇上了階段。那時，倏然間，他看見一位尊嚴的小人，持着黃金的王節，戴着王冠，披着紫斗篷，很有威嚴的立在至高的階段上。他認識那個小人就是從玻璃牢裏救出他的那個。他就跪下來了，哭着向他說：

「我的恩人，你是誰？掠去我所愛的蜜蜂的裏頭，你也是一個麼？」

「我是魯格王」，小人答道。「我留蜜蜂在我傍，爲的是要教給她『小人的秘密』。孩子，你來到我的國裏，好如雹降在花園裏。但小人們，不比人們軟弱，決不像人們似的憤恨着。我在智慧上比

你高的多，無論你是什麼行爲，我都不至於憤恨的。在我勝於你的許多優點裏，有一個我總要保守：那就是正義的一點。我要召蜜蜂來，我要問她她願不願意跟你。我如此作，不是因爲你要求，但是因爲我應當。」

很肅靜了一大會，蜜蜂穿着白衣，披着棕色散髮來了。她看見了喬治，她立即撲到他懷裏，她用全力壓在騎士的鐵胸上。

於是，魯格王向她說道：

「蜜蜂，你願意許嫁的真是這個人麼？」

「小王魯格，是真的，是很真的，即是這個人，」蜜蜂答道，「看啊，小人們，我是如何的歡笑，如何的快樂。」

她隨即哭起來了。她的淚流到喬治的頰上，那是些幸福的淚；她混在淚裏一些個笑聲，一些個沒有意義的歡樂的話，如小兒們喃、

喃着似的。她沒想到見她幸福可使魯格王心酸。

「我的愛人，」喬治對她說，「我這次再發見你，果如我心裏所想的：是人中的最美最善的。你愛我！感謝上天，你愛我！可是，蜜蜂，你不是也愛魯格王一點麼？汪丁拘我在玻璃牢裏使我與你隔離，是他把我救出來的。」

蜜蜂冲向魯格王：

「小王魯格，那是你作的！」她叫道，「你愛我，而你又救了愛我的，我所愛的人：：：」

她不能再說了，手托着頭跪下了。

所有的小人們看了如此的情景，都散淚在各自的穹上。僅僅魯格王守着平靜的樣子。蜜蜂看出他是異常的寬大仁慈，覺出對於他有女兒對於父親的愛來。她拉着她情人的手說道：

「喬治，我愛你；喬治，上神知道我怎麼愛你。但怎麼好離開小王魯格呢？」

「哈！哈！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囚人啦？」魯格王用一種可怕聲喊道。

他像玩着似的作了可怕的聲音是爲得有趣。但，實在，他是未有生氣。寬心走到他跟前跪下。

「大王，」他同他說，「殿下願意讓我與我所奉着的主人們同作俘虜麼！」

蜜蜂認識他，同他說：

「我的善良的寬心，原來是你；我重見了你喜歡極了。你戴着的羽飾很醜。告訴我，你作新詩了沒有？」

魯格隨即引他們三個吃飯去了。

翌日，蜜蜂，喬治，寬心等穿上小人們給作的華美的衣裳，進到禮堂裏，魯格王穿着帝衣也立即如約蒞會。他後邊跟隨着些個官吏，個個都帶着徽章，披着具野性美的皮衣，頂着飾鵝翎的頭盔。小人們一羣一羣的從窗戶，風孔，烟囪進來，在棹子底下來的跑着。

魯格王站在一個石棹上，在棹的一端擺列着細口壺，燭台，大碗，小杯的一切東西，全是純金的，雕製得非常精巧。他招蜜蜂，喬治近前來，說道：

「蜜蜂，小人國的一條法律，要求使來在我們家裏的生人在七週年後得着自由。蜜蜂你在我們中間已七年了；若我再抑留你，那我即是壞公民惡國王了。但在讓你走以先，我願意——雖然不能使

你結婚，——我自己爲你與你所選擇的人約婚。我很樂意那樣作，因爲我愛你過於我自己，我的苦痛就是存在，亦不過如小影似的，由你的幸福可以消除。可拉里的蜜蜂，小人的女王，給我你的手；白蘭的喬治，你也給我你的。」

把喬治手放在蜜蜂手裏，魯格王轉向民衆，用強聲說道：

「小人們，我的孩子們，請你們證明這裏的兩人約定在地上結婚。讓他們一同回去，一同發揚勇氣，禮儀，忠誠，如好的圓丁培長薔薇，石竹與牡丹似的。」

在說這話的時候，衆小人們大聲歡呼起來，他們不知道到底應喜應傷，他們心中混亂着矛盾的感情。魯格王重向新約了婚的兩人，指給他們細口壘，大碗，以及所有的金細工：

「這是小人們的禮物，」他對他們說，「蜜蜂請收下牠們，牠

們可使你回想起你的小朋友們；這是他們獻給你的，不是我的。立刻，你就知道我要給你什麼。」

肅靜了一大陣。魯格用一種優美的溫柔的表情打量着蜜蜂，她的放光輝美麗的頭，冠着薔薇花，依在她未婚夫的肩上。

隨即他如此的接述起來：

「我的孩子們，愛得深不能算十分；還要愛得當。大愛確是好的；善愛是更好的。願你們的愛要又溫和又強健；什麼也不會缺，亦不缺寬宥，還有些憐憫混在裏頭。你們是又年青又美又善；但你們是世人，因之，你們得很屈從於苦難。因為是如此，若是沒有些憐憫在你們的相互的情操中間，這種情操便不能完全順應你們的共通環境；那便要好像不能遮風雨的禮服。人能完全愛的人們，僅僅是到軟弱困苦時候自己還愛的人們。容忍，寬恕，安慰，這是所有的

戀愛科學。」

魯格王止住了，他被一種強烈的溫柔的情緒搖了一下。他隨接着說道：

「我的孩子們，務要快活；保守你們的幸福，好好保守着牠。」他說話的時候，碧珂，大德，地葛，白蒲，土魯，泡霧等捧着蜜蜂的白斗篷，親着小姑娘的胳膊和手。他們央請她不要離開他們。這時，魯格王從帶中取出一個指環，從上邊的寶石上四射着光芒。那是曾開汪丁的牢囚的那個神秘的指環。他拿着戴在蜜蜂的指上，說：

「蜜蜂，請從我手受此指環，牠能讓你們，你同你丈夫，隨時進到小人國裏。你們可以受歡迎，得各種的幫助。回去時，請告訴小孩子們不要看不起住在地下的勤苦天真的小人們。」——終——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世界兒童文選
集學童界

(第三種)

水 蜂 蜜 水

不許翻印

編輯者 創造社

譯者 穆木天

發行者 趙南公

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局開設南京花牌樓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先生研究——

英文麼？

下列各書，是研究英文的
唯一良友！

農立國著 **英文記憶法** 定價三角五分

農立國著 **英文類語解** 定價三角五分

英漢對照 **泰谷兒小說** 實價五角

英漢對照 **柴霍甫小說**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漢英三昧集**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拜輪詩選** 實價三角

孤芳集的！

出版物！

王新命著

1. **蔓羅姑娘**——三幕劇——實價二角五分

書中敘一華父俄母之混血兒——少女的一生活事實，此少女備嘗辛苦，而為其愛人所乘，少女因送其愛人至車站，而其愛人竟怒目斥之，繼而乘車欲上，車守推之下，因之一腿為火車所碾斷云云！

2. **狗史**——小說——實價二角五分

此書以東京一小狗為主人翁，所述亦僅止於此小狗一星期中之生涯，然從其背景觀之，則知此書實以東京留學界所稱七人組文學青年為其中心，其所描寫，亦多係此七人組文學青年之生活狀態也！

3. **黃昏** 以上各書
4. **飄流三年記**
5. **小橋** 均在印刷中

雜 誌 特 刊

■ 新人雜誌 ■

- 上海淫業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 衣食住問題號 (1) 實價一角
- 文化運動批評號 (3) 實價六角
- 泰谷兒號 (1) 實價三角

■ 新的小說 ■

- 戀愛號 (1) 實價二角
- 託爾斯泰號 (2) 實價三角
- 新年號 (1) 實價一角
- 週年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家 庭 研 究

- 羅素婚姻研究號 (1) 實價一角五分
- 產兒制限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孤 軍 雜 誌

- 推倒軍閥號 (1) 實價二角
- 五九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創 造 季 刊

- 雪萊紀念號 (1) 實價四角

民 鐸 雜 誌

- 尼采號 (1) 實價二角

泰 東 圖 書 局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印訂精美，裝潢考究，
紙張潔白，校正無訛。

西

廂

(1) 册 實價五角

這是古代名曲的第一部，有

郭沫若先生的長序

老殘遊記

(1) 册 實價五角

本書經吳齊仁先生標點校正已有
許多學校採用為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加新標點符號分段的！

中國的舊小說，描寫的手段是很高的；可惜舊本中的錯字太多，讀者難免有懷疑處，我們加以整理標點出來，以餉閱者！

三國志

袖珍本

平裝二册定價五角五分

精裝一册定價一元

水滸傳

袖珍本

平裝二册定價五角

精裝一册定價九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郭夢良編

人生觀之論戰

全三冊
實價八角

有張君勵先生的長序并

署簽——

張君勵先生同他朋友們辯論人生觀與科學全部論文的彙刊，截至最後止，已經發表的全行收入，最為完備，

張君勵先生的長篇序文對於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這一點很有所證明，與普通泛泛序文不同，為本書所特有。

新學制中小學音樂課程綱要起草員

劉質平編輯

音樂教科書

已出十餘種——

另印書目，函索即寄。

購書簡章

1. 本局出版各書，定價的，七折。實價的，不折。
2. 外埠照書價外加一成寄費。
3. 郵票九五計算。

上海泰東圖書局謹啓

四大定期刊物

創造週刊

每册三分，寄費一分。
全年連郵，大洋二元。
半年連郵，大洋一元；

創造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四角。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
外埠每册，寄費五分。

孤軍月刊

每月一册，實價一角。
全年二十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二分。

淺草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五分。
全年四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三分。

泰東圖書局

章太炎先生

演講——著作

兩種！

國學概論

實價三角五分

白話文

定價五角

以上兩種是章先生演講和著作的，
各地學校，多已採用為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新出版！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編

平裝二冊，實價八角。

本書洋洋二十萬餘言，分十三章。自原始文化之萌動起，至現代止！敘述詳確，分章適當，取材嚴密，內容完備，頗合現代新學制高級中學及後期師範課本之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及第五師範已採用本書為課本。關心文化者，更不可不人手一編，而藉參考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